



朝野會通

三

燕山紀
中宗紀

廿十六

伊 6
2259
3



中宗朝
燕山朝

營門移轉祖裕石及色監祖照

依數裝發上 使高卧子事

行須至牒呈者

制 使 呈

月二十日行別將于
上使

改



朝野會通卷之十

燕山紀君愷成宗子母廢妃尹氏兩居位

居昌慎氏領相承善女左相守勤妹

幼有疾寓晋山君姜希孟夫人安氏家夫人調寒煖節飢飽不

旬日病愈晋山家在崇禮門外巡馬屏門其及即位官其所遊

園松統以金帶令過其門者下馬在東宮嘗請遊街夕還上問

有何奇觀對曰有犢隨母行母有聲犢輒應此最歡羨上聞而

悲之蓋燕山失性由於尹氏之廢而踐祚之初頗英明云尹氏

嘔血而瀦汚白錦衫燕山遊戲廢學輔德趙之瑞性勁直每投

冊於前日卸下不力學臣當啓達病善許琛柔辭婉語從容開

悟主大書壁間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甲子之禍

趙先被殺而許獨全卽祚之日自射鹿童鹿童帶箭悲號蹶於



朝野會通卷之十

燕山紀君愷成宗子母廢妃尹氏兩居位十二年廢夫人

居昌慎氏領相承善女左相守勤妹

幼有疾寓晋山君姜希孟夫人安氏家夫人調寒煖節飢飽不

旬日病愈晋山家在崇禮門外巡廡洞即其及即位官其所遊

園松統以金帶令過其門者下馬在東官嘗請遊街夕還上問

有何奇觀對曰有犢隨母行母有聲犢輒應此最歡羨上聞而

悲之蓋燕山失性由於尹氏之廢而踐祚之初頗英明云尹氏

嘔血而瀝汚白錦衫燕山遊戲廢學輔德趙之瑞性勁直每投

冊於前日卸下不力學臣當啓達病善許琛柔辭婉語從容開

悟主大書壁間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甲子之禍

趙先被殺而許獨全即祚之日自射鹿童鹿童帶箭悲號蹶於



宣傳官廳前朴英見之曰先王所愛之物尚至於此矧於臣下
何有哉遂解官歸蓋成廟訓養兒鹿賜名鹿童循階統殿不離
須臾而燕山先殺此鹿親自炙喫者將欲逞憾於先王耳

午戌

四年七月李克墩柳子光誣告建刑故刑曹判書金宗直殺憲
納金駟孫等先是駟孫在史院錄其師金宗直吊義帝文於史
草中至是修成宗實錄克墩為堂上素不悅於駟孫見錄此文
以為意指光廟言於光子光素啣宗直焚詩事即大喜遂與
盧思慎尹弼商等上變惟都承旨慎守勤掌出納檢閱李思恭
請見不許主命禁都洪士灝慎克成拿來又令掖隸騎能走馬
徃中路察其拿來遲速飛報時駟孫得風病在咸陽被拿來至
設鞫於修文堂問駟孫史草何以誣書先朝事供曰史記有先
是有初云故追記世祖朝事德宗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任許

磐又問請復昭陵事供曰先王立崇義殿封王氏後欲聖朝行
仁政故云又問後殿曲事曰昔在西湖茂豐正摠携琴來訪彈
後殿曲其音哀切非治世之音故並及史草駟孫家搜得文書
中有李穆言史事書問士灝駟孫在道云何曰駟孫云此必李
克墩散史事也許磐供德宗詔訓尹氏事語諸駟孫必謂以為
權也李穆供魯山淑儀權氏即權擘之族也其田宅贓獲擘盡
占不給致淑儀飢困故常薄之云先是克墩見此史草言於摠
裁官魚世謙世謙不應乃言于光子光大喜即夕徃思慎家
酒酣從容言及受恩光廟之厚相與涕泣以感動其心遂言史
事與其共密啓於是旨日金宗直草茅賤士最荷列朝恩寵今
其弟子金駟孫所修史草中以不道之言誣錄先王朝事又載
宗直吊義帝文其文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

驛夢有神人服七章之服頌然而来自言楚懷王孫心為西楚霸王項籍所弑沈之柳江仍忽不見余覺之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不啻萬有餘里世之相後六千有餘載來感于夢寐茲何祥也且攷之史無投江之語豈使人密擊而投其尸于水歟是未可知也遂為文而吊之其辭曰惟天賦物則以與人兮孰不知其適四大與五常匪華豐而夷嗇兮曷古有而今亡故吾東夷之人又後于禩兮恭吊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為岳雖鱣鮪鯢曷自保兮思漏網而營時六國之遺祚兮沈淪播越僅媿夫編氓梁也南楚之將種兮鱣魚物而起事求得王而從民望兮存熊繹於弗祀握乾符而面陽兮天下固無遺於兮氏遣長者而入閔兮亦有足睹其仁義羊貪狼狠擅夷冠軍兮胡不収而膏諸斧

嗚呼勢有大不然者吾於王而益懼為鹽脂於反噬兮果天運之無縊柳之山藪而觸天兮景晦暖而向晏彬之水流以日夜兮波淫泆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既兮視至今猶飄蕩余之心貫于金石兮王忽臨平夢想循紫陽之老筆兮思墮鯨以欽：舉雲壘而醉地兮冀英靈之來歆云其曰祖龍之弄牙角者宗直以始皇此世祖其曰求得王以從民望者以義帝此魯山其曰羊貪狼狠擅夷冠軍者指世祖誅宗瑞等其曰胡不収而膏諸斧者指魯山胡不収世祖其曰為鹽脂於反噬者指魯山反為世祖所鹽脂其曰循紫陽之老筆者宗直以朱子自處作此賦以擬綱目駙孫贊其文曰以寓忠憤宗直以其門徒譏議聖德至使駙孫誣書於史其議刑名以啓於是告廟頒赦宗直論以大逆剖棺斬屍駙孫權五福權景裕陵遲處死李穆許

磐並處斬姜謙表泐沫洪翰鄭汝昌茂豐副正摠諭姜景叙李
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知李宗準崔溥李龜李胄金宏弼朴漢柱
任希載姜伯珍李繼孟姜渾門徒成仲淹李宜茂並從輕杖流徒
修史官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金詮罷職左議政韓致亨
等上箋致賀弼商思慎致亨各賜田民帛馬子光以下論賞有
差子光者府尹規之孽產也趨捷多力善緣高少從無賴子博
奕爭財晨夜浮遊街上遇女則粹以淫之規屢加榜撻而不之
子屬甲士直建春門施爰之亂上書自薦世祖奇之召試殿前
捷如猿猱及從征還罷任以兵曹佐郎魁文科睿宗初誣殺南
怡勳封武靈常自稱豪傑性淫賊害物人有才能名位出已上百
計中傷人皆側目成宗虛懷納諫子光欲圖利釣奇疏論韓明
澮有跋扈狀後與任士洪欲擠玄錫主謀敗竄東萊尋放還窺

冀恩渥計無所不至而竟不得售心常快見克墩兄弟當朝
秉權傾身附之嘗遊咸陽作詩囑郡守鏤板揭壁金宗直守是
邑見之曰何物子光乃敢為懸板即撤而焚之子光恚恨切齒
以宗直罷渥方隆反為阿附其卒也為文以吊比諸王通韓愈
也克墩嘗為全羅監司成廟喪不進香載妓而行金駟孫書諸
策克墩請削去不從及修實錄見駟孫史草書已惡甚悉又言
世祖朝事編吊義帝文欲因此報已忍屏人語魚世謙世謙愕
然不答乃謀於子光即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即往見盧思
慎尹弼商韓致亨先叙受恩世祖不可忘之意以動其心然後
乃言其事蓋尹廬世祖罷臣致亨戚連官掖料其必從已故也
俱詣差備門召慎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守勤之為承旨也言
官以外戚得權之漸爭之守勤啣之曰朝廷是文臣掌中物我

輩何為至是羣憾交集主又猜暴常忿為文士所物不能從惡
鬱、不樂欲一施快及見子光等啓命於南賓廳鞫囚令內侍
金子猿掌出納餘不得與聞子光以獄事自任每於子猿傳教
時必進當其前曲為附媚之態其傳教若得嚴刻自以為得上
意更加俯伏若將申謝之為聽訖而退忻忻有自得之色乃於
獄中大言今日乃朝廷改排之時須有如此大處置又啓招禁
衛兵把截官門囚人就鞫時亦令軍士押行猶慮治獄之漸弛
日夜謀所以鍛鍊一日袖中出一卷書乃宗直文集也摘其中
吊義帝文述酒詩遍視諸推官自為註釋令主易知而啓之又
請燒毀其集凡歲宗直詩文者各自首來納焚於賓廳前庭館
驛留題令所在撤毀成宗嘗命宗直撰環翠亭記在楹間亦請
撤去所以報咸陽之怨也又欲乘機為一網打盡之計目尚弼

等曰此輩一切鋤去朝廷方得清明不爾則餘黨復起禍亂之
作不久矣思慎搖手止之曰武靈何為至此言耶不聞漢末黨
錮事乎子光少沮然獄事所連心欲窮治又止之及定罪之日
思慎議獨不同各以其意啓之主從子光議是日晝晦雨下如
注大風從東南起拔屋飛尾城人中庶莫不顛仆股栗子光意
滯氣得揚揚歸家自是儒林喪氣重足累息學舍蕭然數月間
無有誦讀聲識者竊歎曰戊戌之獄正類攻邪黨戊午之獄邪黨
攻正類二十年間一勝一敗而治亂隨之大抵君子之用刑也
常失於寬緩小人之報惡也必殘滅乃已使戊戌君子盡用其
律豈有今日之禍乎南賓所著南賓此傳書子光罪惡極盡無
餘及已卯鍾子光之事跡其所為有甚於戊午是夜自作此傳
自書已惡小人情狀暴露於後日令人一讀不覺扼腕然欲知

戊午禍起之源不可無此傳今錄之以為小人之戒云海東野言
金駟孫字季唐執義孟之子世居清道學於佔畢齋慷慨有大節希世之才公輔之器生壯進二文第二文章汪汪若山海在書堂著秋懷賦氣像可見性簡伉少許可以吏曹即首罹禍南家輒其遷墓詩鬼神茫昧然天道諒難知好惡與人異禍福恒舛施悠悠此宇宙修短同萬咨焉知觸骸骨不易南面治遠觀付一莞浮屐於渺瀰獨憐名世人其出每遲遲契濶數百年乃得一見之見之又不足至治寧有期吾生亦何幸得與君并時文章漢西京人物宋豐熙太息又痛哭當仁輒敢為寧知絳灌屬劫齒從旁窺果然囊頭木處及東市夷萬事何所無東海浩無涯世平法又弛善惡自分岐如何著雍宛尚未大敷被春秋起諱例定哀多微辭聖人與天同後世非敢追執筆書所聞史家之

常規所聞有正謬乃是一家私編摩自有局削偽乃其直只是腹中鈞強覓毛底疵豈非元魏八列惡張道達當官有不識厥罪固當答賢能又未減八議在所師無人持此語一決九重疑歲星行欲周永結識者悲陂陀城東土草草難掩屍情鍾有子侄卜兆謀遷移君今九天上俯視息相吹奮蟻既不擇况問彼與茲人間自區區為便歲時祠淒涼木川縣中有山逶迤他年纂曷誌錄墓當不遺後按輿覽時節官錄其墓以連有一堂尹上日官非宰相又非謀辱者遂抹去之月汀日濯纓以文章節行冠冕一時不幸死於燕山蓋其禍崇於吊義帝一篇未知畢齋之作此文何意先生之錄是文又何見歟豈定哀微其辭事者非聖人達權終不可師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雖然先生宇宙間氣間也其生也非偶然則其死也豈人之所能與哉惟其著述浩渺瀰盡見者皆望洋焉拳

人至祿以東國之昌黎然先生生乎程朱之後與寒暄一壺磨
礮沈灌則其擇之精也必異乎漢唐之世矣

權景裕

字君鏡
官校理

知時事漸變乞外為堤川與朋孫同日死秋江

云君饒性剛毅不喜作為

○權五福

字鶴之
號臨軒

俾齋門人官校理

李穆

仲雅

少從金宗直學於書嗜左氏春秋於古人喜范文正公

十九進士

劉直敢言在太學成廟有疾大妃使女巫設淫祀於

碧松亭穆唱諸生杖逐其巫大妃大怒上命悉錄諸生皆亡匿

穆獨不亡上召大司成曰爾能導率使士習歸正余庸嘉之特

賜酒會天旱穆疏言烹尹弼商

時天乃雨

弼商遇諸道呼之曰

君必欲食老夫肉耶穆昂然不顧而去魁文科為此評事戊午

為弼商所搆被酷訊臨刑神氣如常自作絕命詩時年卅八弼

商恨未已甲子禍及泉壤

許磐嫩秋江日磐志性理之學恬於進取欲事事慕古大猷服
其端雅嘗語左相洪應世子國之儲君今與宦侍居處不可云
以正序被禍

姜謙遂入弘文陞獄杖流第調為大諫死甲子禍

洪瀚官叅議性直少許可忤權貴戊午杖流道卒

李守恭

仲平

克培孫典翰謫甲子賜死

姜景叙

字子文
號草堂

文科重試杖流鍾城中宗朝官承旨有草堂集

嘗有一驅卒遺兒子鷄卵數顆夫人却之曰豈可以兒故累良

人清德乎此非獨夫人之賢先生水蘂之操刑于一家如此讀

韓休傳至明皇瘦貌肥天下之言掩卷下淚常曰士生斯世行

己以正立朝以直而已

李宗準

字仲舒
號慵齋

能文章善書畫嘗以書狀赴克見驛館

畫屏不佳以筆塗抹殆盡驛館招通事詰之通事曰書狀能書畫必不滿意而然也回程至其處張新屏二坐宗準一書一畫俱臻其妙視者歎賞戊午謫北經高山驛書李師中泐忠自許衆不與一律於壁上而去監司以聞以為有恚意逮鞠殺之

宗

表泐

字少游号溫溪文壯湖堂

樞衣仙畢門登第有文名所與交皆一時

名士為檢閱僚宴設禁肉事聞例罷自後見禁肉輒去之曰不忍更犯聖法也金宗直在咸陽薦其孝行泐泐移書請駁報延改答書曰足下有美行而欲避名此所以不可及也僕識足下於京師但以文學推重未嘗聞至性如是也今待罪邑長俞林吃吃說足下治表之美鄉長黨正又交為之俞林信士也鄉黨公言也足下豈不得為孝子乎以如是之行聞諸朝廷編諸史

冊他日鵬立朝端移孝為忠非足下誰望乎官同樞

任熙載

字敬輿号勿菴士洪子進壯文

善書嘗題祖舜宗克自太平泰皇何事

若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等防胡萬里城一絕于屏上主一日梓幸士洪家見書怒曰卿子不肖我欲殺之何如士洪對曰此子性行不順曾欲啓而未果遂被殺或曰熙載常諫其熙載文故不悅而諸云嘗為解憫詩曰蒼素堂中十二春悲歌無日不相親流雲已去流水盡蕪語雕梁席滿塵又曰年將而立費居諸功業無成髮髮疏賴有江頭數椽靜經春問曠腹中書

康伯珍

子

畢齋外孫以司諫杖流

李胄

字

杏村孫能文章有氣節官正憲流珍島被殺

李龜

字浪翁号再恩堂官禮郎

益齋後天資豪邁風采卓然兄弟八人龜居

第三人謂慈明文章行義為世所推嘗遊金剛有摩阿僧問目

睹萬物乎萬物入目乎龜曰目睹萬物萬目亦八目曰著格物
物格說以曉之濯纓於文章少推讓而見金剛錄曰無以過也
秋江師友錄云益齋之後朴彭年之外孫二家之賢萃于一人
氣象堂堂可以托六尺之孤在太常議金宗直謚文忠坐譴甲
子禍作奴有欲竊負而逃者龜曰君命不可逃也臨刑語益壯
父公隣娶朴彭年女婚夕夢八老翁來拜曰某等將就死若活
湯鑊之命有以厚報驚覺問之甕人將以八龜調羹即令放于
江一鼈逸去小奚持錘捕之誤斷其頸其夜又夢七翁來謝後
公隣生八子各以龜鰲龜鼈龜鱉龜鯢魚志其祥也皆有才名此
之荀氏八龍龜死於甲子其驗尤著

安應世

字子樾号月鵲鷗鷺主人烟波釣徒藜藿野人云

清淡洒落安貧喜分不求功

名能詩長於樂府白玉之疵喜酒也成進士二十六終知與不

知莫不嗟惜

崔溥

字洲溥号錦南

博聞強記英傑不羈以推刷敬差官往濟州聞母

喪還風飄

到浙江寧波府邊臣疑倭寇將殺溥應對捷給得免

帝命資衣糧護送回到青坡驛以成廟命撰飄海錄歷叙海路

遠近氣候不齊水产品之五色及中朝沿路山川橋梁郡邑官府

戶口民俗風謠舟車衣食制度以進叅修東國通鑑著論百數

十首甲子詔獄行刑前夕金銓洪彥弼以輕繫同處以酒餞訣

溥受飲神色不亂揚揚如平時柳眉庵曰公少抱經濟之才百

不一施遭值否運卒死非辜又無嗣子平生著述散亡希春拾

於六十年之後僅得疏記碑銘七首并東鑑論為二卷鈐諸梓其

氣節之勁特經綸之規模議論之精功觀此可識其一端云

茂豐副正檢

字百源号鷗鷺主人西湖主人

太宗曾孫能詩善弹琴有晉時風

構別墅榜花渡具小艇魚網常有刺解邀詩人騷客致好詩千
百篇申用漑之詩沙暖集群鳥江平浮太陰之聯尤好書扇贈
別人曰相知八年內會少別離多臨分千里手掩淚聞清歌座
中辟易戊午杖流金鈕參聞其彈琴嘆曰正如官中收丹爛開
晴天有秋兄淵弟而直而悅公擇公幹皆可人五公子從其父
牛山君一時就死談笑自若

秀泉副正貞恩字正平号日湖嵐谷雪窓音律冠世悲彈慷慨則行路必泣
為人篤厚自謙識量聰明為學先理而後文為詩先格而後辭
為德先內而後外不以位壓人如最貧儒士然詩文音律與百
源齊名大猷責其盡棄舊習故作俗態杜門不通故舊果獨全
金鈕聞之嘆曰正如澗邊梅松

鳴陽正賢孫世動以法律身篤行亞於大猷母憂一從家禮蕭灑

出塵喜文雅詩如其人未三十歿

鄭希良

字淳夫号虛庵

好高節恥與惡人居恥與惡人言氣性強健能

食生果數斗飲酒喜大椀健倒業文能詩梧桐賦大為三魁所
賞八國子疏論為大行作佛事謫西海在翰苑極言禁中事戊
午配義州放還德水深於易數善推占自善其命以其時位不
宜嘆曰若在某子當大貴在某子凶不可言嘗日甲子之禍甚
於戊午居廬德水壬戌端午日獨出散步坡壠間給僮僕入山
採筆管菜老蒼頭返不見尋之祖江邊有空履着崖而已無子
其妻葬其遺衣高陽星山用五月五日以祀有人題其墓曰悵悵
輪何處遶水雲蹤跡去悠然東人尚道十年事楚國同悲五月
天甲子已知危戊午翰林爭似作神仙虛墳親墓今猶在與我
先塋偶一阡李容齋詩毀言紛紛萬古騰此公心志不模稜楚

江何處尋遺佩願寄纏筒五絲繩李陶叟嘉靖間讀易於小白
山有老釋證正其句讀甚善疑其為虛庵也試問釋知虛庵乎
曰嘗聞其姓名畧知其為人也叟曰世既易矣禁亦釋矣虛庵
不出何也曰其人也母死不從喪不孝亡君之命不忠安有不
忠而立於世也乃起去不知所之記卜者金倫少遊妙香山遇
一方外士姓名李千年從遊諸名山幾六七年得受數術為觀
親辭還嶺東斷人吉凶百無一誤十年與倫期於乙酉來江西
之九龍山待我手書贈詩二首其侍奉小妾年可十三四亦手
書贈詩詩格高古筆法奇健倫賞見其生年月日時五行甚詳來
京城有申判書景光好術錄達官士人五行希良五行亦在錄
中倫訪景光詰問仍閱其書錄至希良五行忽驚曰吾師李千
年五行也以此益信其不死云南秋江見驛樓題詩風雨聲前
日文明百此時孤筇遊宇宙嶺

關并休詩知其為
虛庵廣博無蹤

鄭汝昌

字伯昂号一蠹
諡文獻配文廟

父虞侯六乙通判義州時汝昌終八歲

詔使張寧見而嘆異作說名之蓋以能昌其家也六乙死施愛
亂朝廷例叙軍職汝昌日父受其敗子受其榮可乎好讀書務
篤實不為崖岸斬截之行與寒暄遊佔畢門深探性理之源遂
窮體用之學入上庠與羣友寢中鼾睡而不寐人無知者崔鎮
國偶知之館中以為有思道之功尤加敬焉在母側如嬰兒凡
母之所為不至於不義不敢忤焉母病賞糞號天請代及喪祭
如儀葬如禮期啜粥三年不出山口服闋不見妻子出門去見
晉山岳陽洞愛之率妻子等室蠶津口種竹蒔梅蓋將老而尹
旒薦其孝行學識為昭格署叅奉固辭成廟題疏尾曰聞甫之行
不覺出涕行不可掩而今猶如此是汝之善不久登第補翰林說

書輔導以正東宮不悅求外得安陰知民疾苦在賦歛遂作便
宜數十条行之期年政清民悅自後縣家世守不敢擅改有改
則三老羣吏必庭爭批行如國典選邑中子弟親加教誘日課
講讀春秋行養老禮設內外廳內則以夫人主之耆婆醉飽歌
舞以嬉貧未婚嫁者厚贖使不失時戊午杖流鍾城甲子卒贈
右議政返葬咸陽家業昇安洞先塋端重沈靜不喜交遊歿後
夫人居其鄉縣之更歲時必齊進拜候夫人之歿來役者又如葬
父母此非少當時蒙澤之人而其子孫樂其樂利其利建墓如
此可謂歿世不忘者也秋江嘗立傳成廟賞賜酒汝昌次地曰
臣母在時嘗責飲酒目誓不飲不敢承命上嗟嘆久之游頭流
山是日復晴皓月流光蒼頭全露伯勗曰人心夜氣於此都無
查滓或問峯高近天宜先陽而反後何也曰地之去天八萬里

而吾行數日到上峯峯高不踰數百里則其去天不知其幾不
可言先陽特孤高先受風耳出山詩風瀚泛泛美輕柔四月花
開縣名麥已秋者盡頭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宵中滯落無
一点塵態盖可想見嘗曰學而不知心何用學為寒暄曰心在
何處曰無乎不在亦無有處此兩先生論心學處秋江著心論
鄭桐溪曰先生之學以濂洛為準的讀書以窮理為先處心以
不欺為主日用工夫不出誠敬之外至於治平之律令格式無
不求其極究諸治縣已見其端緒矣與金寒暄志同意合許以
莫逆論道講學動必相隨惜其微言餘論不傳於世平日著
述又火於戊午之禍豈不為後學之痛恨乎

金宏弼字大有寒暄堂其先瑞與人後徙玄風景恭甲戌生于
貞陵洞少豪逸不羈遊走市街鞭笞人物既長歲憤學文中生

負上疏請誅轉佛僧授南部叅奉轉刑曹佐郎訟獄明恕初佔
 畢齋授以小學拳拳服膺人或問時事則曰小學童子何知大
 義作詩有小學書中悟昨非之句宗直批曰此言乃作聖根基
 魯齋後豈無其人乎喜讀張中丞傳後叙至南八男兒死耳未
 嘗不三復流涕晚年猶戴草笠蓮子纓靜室對案深夜不寐惟
 聞蓮纓抵案輕輕有聲因知其尚觀書也嘗與執友鷄初鳴共坐
 敷息他人終過一炊皆失而獨歷歷枚數向明不失下外艱飢
 粥致哀絕而復蘊廬墓三年服除必晨拜祠堂次詣母夫人閭
 起居訓諸子以心存敬畏毋敢懈惰人或議已功勿相較又引
 古語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汚其口以此為戒以興起斯
 文訓迪後生為己任誨誘不倦隨才成就與鄭伯昂志同道合
 其為學也真積力久猶恐不及確而不滯通而不流應官處俗

不求甚異雖仕務迫急不廢講授伯昂嘗以謗議將騰勸止之
 乃曰釋陸行設教授業者十餘人或止之曰禍患可畏行曰使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吾所知者告人耳禍福天也行雖緇
 流其言可取也從婦家陝川名堂曰寒暄後歸玄風馬山里入
 都居會賢坊以自古名門盛族莫不有家訓而我東鮮有乃作
 家範以訓子孫制為儀節仿諸內則又有朔望讀法聽訓之規
 雅有高趣有卜居迷源之楊計不果史獄起配熙川靜庵隨家
 尊魚川任所遂受業焉時年十七八嘗儲脯脩遠致親旁有遺
 雉者作脯乾之為猫偷去叱婢逐猫辭氣似粗靜庵曰先生若
 有不豫然語之故靜庵曰先生為親之誠則至矣然猫固無知
 婢亦偶然恐先生用氣太甚寒暄曰善哉如甬之言也吾知過
 矣汝以年幼故來學於我我當學於汝矣終日嘆賞不已庚申

移順天甲子九月加罪聞命沐浴冠帶徐以鬚啣口曰身軀髮
膚受之父母不可并此受傷乃就刑十月一日也年五十一葬
玄風烏舌里先塋家被籍沒諸子分配後贈領議政嘗治曹梅
溪表從索落齒髮剪爪曰無有大猷曰吾久從太虛不意其疏
如此觀此則其自治可知伯畢秉銓無建明大猷上詩曰道在
冬裘夏飲水霽行潦止豈全能蘭如浴俗從當變誰識牛耕馬
可乘伯畢和曰分外官縣到代冰匡君採俗我何能從敢後輩
嘲吾拙勢刑區區不足乘蓋惡之也自是遂貳於伯畢申李誠
松曰寒暄苦心力學上加椰山蘓利庵終夜不寐與參禪僧一
樣於道學却有病痛嘗謂辛永禧曰今吾當絕君觀今士氣正
類東漢末伯恭百源中正文炳皆有晉風不出十年禍在此輩
如我禍已迫矣請君遠遯辛卽引去稷山斜山下号安亭與南

孝溫洪裕孫輩為竹林羽士文章行義為一時領袖東南行過
者無不禮於其門

辛有氣緊燈贈於妻室嘗私
人婢為其主所辱快怏而死

李退溪曰寒暄

之學既無著述又無文獻其造詣深淺未可知也且踐履雖篤
而於道問學工夫恐有未盡也荷谷粹語曰大猷精於理伯昂
精於數惜乎遭時不祥殞於非命奇高峯曰先生生於數千載
之下挺然特立力為古人之學其流風餘韻足以淑人心而扶
世道今之學者頗知聖賢之為可學而自勵於禮義之教者烏
可不知其所自乎

領議政盧思慎卒思慎

字子胖
諡文匡

左相開採受知世祖嘗入內殿

講論經史留宿禁中之日居多方重經賈擢長戶部大典中戶
典卽其所撰柳眉庵曰公好讀書博洽精微而與克儉子光叅
啓史獄惜哉

庚申

六年左議政魚世謙卒世謙字子益策湖封咸從文真端宗朝科事親至孝與妻子愉愉惡衣服而朝衣則修整非飲食而祭祀則豐潔獨坐書室一張琴瑟一具博奕客來輒飲飮飽草草蕭然如處士居居官善治劇剖決如流案無留牘從事八道凡山川風土歷覽遍記平生未嘗作一書為子弟求恩澤為文章採筆立就不拘常格自成一派雖有射御折衝之才未嘗自銜丁已諫宣陵創寺曰我成宗深斥佛教命勿度僧今者創寺宣陵倘且內寺之儲無非國物也費於建寺而謂此非國家所出可乎成宗闢佛御書具在實錄寔嗣主龜鑑臣前者祇事宣陵見寺在陵上金鼓震動所當撤去豈宜更作既疾醫云宜久世謙日七十稀壽政丞極品復有何異况先君七十一逝我今七十一死且何憾第世恭同榜為咸吉監司平施愛鎮北民策敵

癸亥

諭封牙城官至戶判謚襄甫

九年左贊成尹孝孫卒字有慶謚文孝世家南原躬櫛以供甘旨節日獻壽自製一曲自歌自舞悅親之事雖兒戲無不為父為政府錄事往刺朴相元亨閤人辭以相公入睡日晚飢困而歸謂孝孫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甫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元聖須問當年吐握勞其父不省翌朝又往刺元亨見其詩即引問之其父驚審字畫乃孝孫筆也遂以實對乃召見孝孫極加嘆賞入語夫人曰吾得佳婿矣夫人曰我女豈可與錄事兒為婚朴相不從竟納為婿成宗朝赴京還奏中朝享先聖先師皆設饌卓我國席地而奠實違崇敬之義乞依皇朝制從之時世子朝服與臣僚同制孝孫建議定七果遠游冠之制幼時讀小學行瀟掃

定省之禮其祖竒之名以孝孫○以廢妃為題作文以進
 十年進崇廢妃尹氏配成宗室其時諸臣皆加極刑尹氏之將
 死以拭淚血忱付其母申氏曰吾兒幸得保全以此告我哀
 究且葬我輦路倚俾瞻車駕遂葬健元陵路倚及昭惠上賓申
 氏交通內人潛訴尹氏非命之死且上其忱燕山帝以貞顯為
 親母及聞此愕然慘痛考出其時獻議諸臣及奉使人復位時
 忤旨諸臣凡百餘人不論存沒并置極刑緣生而應誅先亡者
 戮屍子婦定屬女婚遠配媿親亦令決配其中尹弼商李克均
 李世佐韓致亨李坡成俊為六奸破家瀦澤立碑書罪碎骨飄
 風投尸江中以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鉗下人莫敢忤校理權達
 手慨然以為非先王意錄中不敢或主悲皆杖流後摘發首論
 極法之人皆旁推先死剖發朽壤以苟免獨達手不為負亡友

自活計奮筆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為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畢
 顏色不變與之酒立飲就刑如平常人莫不嘆傷乙卯議復位
 時獨禮曹叅判申從邁抗論廢妃得罪先朝遺赦著在令申不
 可與鈞弋甄后并論及議立廟立主援批古制言葬則必有主
 以安神心有廟而奉祭尹氏誕育上躬宜尊廟貌以奉之然得
 罪先朝揆之於禮有所未安謹按漢昭帝母婕妤為皇園邑又
 令張承奉守如法然立廟則無故惟韋玄成傳以為勿修孝昭
 太后寢祠園則只有寢祠而無廟於京師明矣魏明帝母甄后
 有司請依周姜源別立寢廟奏可夫姜嫄帝嘗之妃后稷之母
 也周尊后稷為始祖則姜嫄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之此其事
 不同而魏之臣子援而為例蓋出於一時傳會之說也如欲效
 漢寢園則非我朝之制也效魏則未免傳會之謬况漢武魏文

皆無遺教與今事體不類廢祀既與廟絕殿下不可以私恩而
害禮雖不立廟立主只祭於墓亦足以盡其孝矣議雖不見用
持議嚴正羣議不能屈乃為廢祀立孝思廟今宗廟祭如原廟封
其墓曰懷陵今徽大憲金誥率諸宦執以為非先王意庭立十
餘日無倦色主曰前憲長知母子之情獨不知何也對曰前
憲長但知有母不知有父時論避之至是附廟諱字君諱甲申
文胡簡公友臣子訴之兄也簡嚴溫敬不事產業不近聲色奉
親至孝非甚病不廢宦省食上而下箸無一日非公所進沈靜
寡言遇事畧不動心居官執法不為權勢所撓○殺成廟後宮
嚴氏鄭氏先是任士洪朴孝元等朋黨奸惡成廟擯不用士洪
子豐川尉光載尚睿宗女豐原尉崇載尚成宗女完枝倍於其
父奪人妻妾納于主主甚寵愛敬微行其第士洪乃泣告廢祀

以嚴鄭兩貴人之諍至於賜死主遂撲殺兩貴人于內殿并殺
鄭氏兩子安陽君忻鳳安君惟仁粹大妃方寢疾遽起危坐曰
此乃父王後宮何至是耶主以頸撞大妃王體大妃曰凶惡哉
還卧不言主仍肆行不道大殺朝廷搢紳清流罕得脫焉皆士
洪挾私陰導之也士洪為採紅使荼毒生民道路側目慎守勤
兄弟盤挾內外具壽永者永膺大君之婚富於財以滌巧貨賂
得寵其子為主之婿故此數人表裡為惡生負黃允猷之妾有
妾色善伽椰琴壽永奪而納之主甚寵之厥女根復不善言笑
主為思慮甚夫遂殺允猷○九月傳日以史草事其黨多分配
此輩存之何用並拿來又曰戊午之黨負才交結非議朝政例
同亂臣并加罪○殺舍人沈順門順門與姜渾為舍人皆有眚眚
之收鄭鵬戒之曰亟去之無貽後悔姜去之沈不從其後兩收

選入宮極被寵主宴內庭將殺順門問于羣臣莫敢異議大諫
成世純獻納金克成曰官以諫為名見人無罪而死縱愛身奈
負國何遂啓其無罪狀雖不見省亦不之罪○殺先朝服喪人
李自華鄭誠謹自華殷山人性至孝成廟憂服喪三年初旌閭
至是以說行拿鞠自華供為君服喪非為惡名恣料君父一體
耳從容就死人莫不悲憐誠謹字而恭戴公陟子性勁直不抗
奉使對馬島島主不出祇命乃踞胡床門外令譯官使祇迎如
儀及還盡收一行所得扇刀椒香之屬合封投儲後島主特
送人請以分與誠謹辭曰在彼不受到此而受誠不顧前後異
心也上不能強還之燕山時流落不過作俚曲中夜悲歌以寓
愛君繾綣之意後人翻其詞曰以我思子心子無我心似子心
苟可似天下寧有是思之縱難能無疾猶可已其二曰桃李媚

恩光競此色婉婉老菊終亦花寂寞誰看晚霜風掃赤空孤芳
記秋苑其旨凄似婉其辭忍以直使人聞之不覺腸折而涕下
也成廟墮天獨行三年喪以說行被殺子博士舟臣不食死梅
臣及梅臣子元搆元棋元搆子孝成俱以孝旌閭東岳詩曰一
門忠孝六旌閭蔡壽字着之蔡靖國館試會試殿試皆第一人
以為一氣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正為此道也以不次
辭官御筆狀尾曰予觀明鏡姘妍自露莫鋪區區之辭更竭斷
斷之誠因天灾極論丙子獄寃枉上大感悟疏放數百人擢拜
大憲曰憲長須用慷慨人卿為承旨久予知卿心取金帶帶之
言尹氏別慶事被鞠蒙赦及廢朝與世浮沉多慶散地至是追
論請翻大妃諺書事杖配及恭靖國勳見一時凋謝殆盡卿相
以下皆後進晚輩乃嘆曰少年知遇食祿四十餘年榮幸已極

不去何為遂歸咸安村舍老焉小亭名快哉日與子侄觴咏為
樂措紳稱慕之以為名遂身退今世一人與婿金安老李紆俱
壯元為龍頭會婿金勘欲與以非魁拒之勘令其夫人往告曰
小婿三十五為大提學乞以此入叅仁川笑而許之與成侃遊
金剛俗離行具草草人莫知為名官山僧亦以措大目之有孫
無送五六歲夜抱卧先作句曰孫子夜夜讀書否對曰祖父朝
朝飲酒猛又於雪中抱行作句曰犬走梅花落對曰鷄行竹葉
成無送亦登科孫無揮以三
由同安老死
朱溪君深源字伯淵
在黔齋太宗玄孫經明行修兼通醫術性忠孝
不喜巫佛庭論其姑夫任士洪竄出之至是士洪詣殺之靖國
後贈爵旌閭

權達手

字通之
号桐溪

少與兄敏手居廬栗谷墓山嘗懸盤石上時方

暮秋黃雲蔽野敏手指點日自某至某收入吾家則可安坐而
食達手曰是何言也耶唾而起天資魁偉與人披豁天真笑語
恂恂見者皆知為愷悌君子然未嘗枉己以循物故人皆服其
量而憚其嚴以校理論祠廟事謫龍官至是被拿死之前夕謂
獄中人曰凡人遠行必有祖送我明將行矣諸君何不相送耶仍
酌酒飲之舉止如常李容齊曰通之與余繫獄拷掠一日拉余
手指天曰日下有白氣亘空子見之乎曰未也通之仰天良久
日墮吾其死矣十二月一日被禍悼通之詩曰橫衢白刃獨能
前天遣妖氛翳日邊半夜夢中如宿昔數行清淚溫寒醴夫人
鄭氏在咸陽勺水不入口設祭日三晝夜不絕聲淚盡繼之以
血既殆日為活至今者欲及見良人之骨返此土也返必以吾
祈願以良人兄正節子為後中廟贈公知申旌鄭氏閭

朴闇字仲說神骨透澈眉眼如畫望之不似塵世中人申相用
溉見而竒之歸以女十八擢第賜暇湖堂與洪彥忠因天愛聯
章論事又極言柳子光陰邪成俊李克均阿庇鞫獄坐罷自是
放意山水間文酒為樂把筆為文章出人意表若有物來相之
者至是竄東萊迨咎前日打圍之諫建繫京獄拷掠處斬緣坐
籍沒時年二十六臨死神色不變仰天笑者三已而闇處心正
持已簡孝父母睦諸妹與朋友信而不苟見人善若已有之其
不善者恐將况焉李容載悼仲說詩斯人合在白雲鄉一謫塵
區海變桑痛哭廣陵今已絕生此無復聽岷洋申象村曰翠軒
之詩一做蘓黃天才甚高得之自然誠不可企而及也

洪貴達

字蕭善考涇虛亭虛白堂文術參贊識文匡

世家咸昌少時每從人借書成

誦乃還辛巳登第主司喜曰他日傳吾衣鉢必此子文章優遊

有裕汪洋自肆舉以適意為主世之求碑碣者與夫脩剏浴草
欲得題識以垂不朽者皆走其門至於囑景寓懷長篇短什散
落世間者無不膾炙人口性初而有容人無賢不肖接之諄諄
不見畦畛家在南山下葺茅為亭扁曰虛白公退幅巾黎杖嘯
咏其中有詩云山兩松風亦厭喧開尊放懷投壺賦詩見者不
知為黃閣之貴也午以後國家多事公憂之上疏累千言言逆
諫之道遊畋之非每入侍必移晷論啓主頌厭之又陳十餘條
皆官禁私事主益不平黜為畿伯有內嬖家以非道干請不得
願遂搆於內流慶源與家人訣曰我是咸昌一敗卒致位宰相
本非吾有成亦自我敗亦自我今只是吾舊耳怡然就道尋被
逮到端川承命官馳至投一策書開見再拜曰上命臣死矣從
容就縊年六十七鄭愚伏曰余觀虛白洪公之文得其所謂大

節者論拒諫打圍兩疏是也方燕山淫虐之日愆敗度縱敗禮
以人為僖以殺為儆屏論思之臣罷諫諍之官逆耳則駢首而
磔戮之凶暴不可犯之勢譬如虺怒之虎磨牙鼓吻盛氣嚮人
而乃能握持正議反復開陳以蓄其怒有如端笏與明主論說
至今百載之下其引筆伸紙神閑色定視刀鉞如軒冕之氣像
在人耳目嗚呼壯哉子彥忠字直卿十七以病賴狗賦名於時
與朴闇等論思玉堂至是在囚中掠已擔下小息園牆中其友
指衣血日慘矣洪曰此弘文館水所染也弘與紅同音血色紅
故云韜子還配友又候之郊洪曰平生為學之禍一至於此哉
友曰若使子刮去慧智塗薰菴混菽粟為慳慳然一物則子亦
為之乎洪憮然曰惡流離顛踣中人或者記者學也客路辛艱
枵然垂橐人或繼給者學也竄伏海島神魂危悸除文墨無可

娛翫學之功大矣俾我善惡口是非猜叢疾箴招禍於世者固
是學也而又自得力如彼反而思吾之有不啻如扶壁在身配
真實自分必死自作碣銘云大明天下日先照國男子姓洪名
忠字直半生迂拙文字之攻在世州有二歲終命何云短意何
其長卜于古縣茂林之鄉青山在上灣碕在下千秋萬歲誰過
斯野指點徘徊其必有悵然者文匡第三子彥邦有女而美燕
山得骨納為王子嬾文宦不從
遂不
免死初在謫主惡日甚將有反正之機家人勸之逃彥忠曰人
倫有五父子也君臣也我今已喪父所重者君今若亡命是既
無父又無君君命焉可逃也尋被拿至幽谷換墓誌至烏嶺聞
反正之舉涕泣不已中庙起廢終不起以詩酒自娛為廢朝守
節惟腐庵一人而已

趙之瑞

字伯符
知是堂

晋州有三壯元峰之瑞司馬初試生負重試皆

壯元人謂其應少時力為文章詩尤老蒼雅健其漫興詩曰愁
坐清宵數漏籤朝來捲簾對山尖鷺啼曉色啼深樹燕掠輕陰
入短簷卧穩自知身慣懶家貧非是我為廬平生壯志消磨盡
羞把菱花照老髯以輔德忤燕山至是被殺投屍江中被逮時
度不免舉酒屬其妻鄭國隱曾孫
名虎女誅曰此行必不返奈祖先神
主何鄭泣曰當以死自保及死家籍沒鄭為婢其父曰家已敗
矣盍還本宗鄭曰亡人托我祖父神主妾許之以死豈復中負
且亡人之妾別有第可往依遂托神主詣其家朝夕哭祭如聞
中使到境即抱主伏舍後竹林或至多日流離草露備嘗艱險
手拾木實烹爨尾甌朝夕奉奠以終三年及正後贈官官子旋
鄭氏問

鄭麟仁製端午帖詩曰官人閑事捕蠅虎玉上那生一點瑕主

怒日以我信諸故數佯陞濟州牧仍索白足的賴馬不得遂以
逆命誅

金處善宦者職在二品盡心規諫主積怒未敢嘗於宮中自作
處容戲荒淫無度處善謂家人曰今日吾必諫死入而極諫曰
老奴速事四朝粗通史記古今無有如君王所為者主不勝怒
持蒺藜矢中脅肋處善曰朝廷大臣誅殺不憚如老奴何敢愛
死但恨君不久為亡國之君又中一矢仆地趨前斷其脚令起
行仰曰君亦折脚而能行乎又斷其舌親自剖腹出腸而散地
至死而言不絕口竟以屍餒虎令朝野諱言處字是歲權撥登
第卷中有處

字啓請
拔去

曹偉字太虛号
梅溪户恭金宗直妻弟天曹英特族父錫文奇之親授小
學律身修行一以小學為本師宗直文章經術冠冕一世宗直

曰與太虛講學若決江河太虛我師也為親守咸陽命賜米豆
下諭曰爾以文章陪侍帷幄以親老辭職求侍得除近郡以資
奉養予以侍從之故下諭監司令略致餼于爾親使鄉里知其
以爾稽古之榮及其親偉上箋謝在郡丁內艱命賻祭外官賻
典前所無也撰讀書堂記按湖西成廟賓天晝夜號慟書十絕
以寓哀慕其詩曰淚盡眼枯腸欲裂青山無語日西頽其莫速之
慟可想承成宗命纂宗直文集首錄吊義帝文戊午朝京主命
渡江卽斬到遼東聞之一行蒼黃庶弟伸就遼卜鄒源潔問吉
凶無他言只書千層浪裡翻身出也須巖下宿三宵到鴨綠望
越邊有官人待候狀一行失色以為禁卽過江始問李相克均營
救只拿推耳乃悟卜詩首句意遂拿杖沉順天有溪名玉川累
石為臺名曰臨清與寒暄同遊作記著之病卒返葬金山至是

追錄前事剖棺戮屍置巖下三日始知宿三宵之詩皆驗也後
退溪追刻臨清臺三字李龜巖楨作景賢堂於溪上刻公記文
偉謫中錄重遊藏義寺詩寄許右相獻之曰匡山讀書處重度
意悠哉花氣薰金砌茶烟颺石臺魚跡戲碧澗鳥下印蒼苔鬢
髯三生夢夷猶晚未回有小叙後次前韵以寓感傷云十年惟
笑地回首意悠哉衮衮登蘭省冥冥隔夜臺龕燈明石龕山雨
濕階苔歷歷追前事惟應夢屢回李退溪曰梅溪雖不知此學
其遺風餘韵足以使人興起心常慕之金寒暄祭之日天資寬
厚長者之風蜚英早歲聲振海東擢登龍椅歷別華秩一佩郡
符民蒙其澤宣化兩道人思其德首居銀臺久司喉舌出入玉
堂屢掌綸綍文為華國詩稱冠冕擢亞地官位亦尊顯士類家
家孰不榮羨吁嗟薄命中途獲譴西遷南六閱暑寒一疾而

逝竟不還。生瘴中旅櫬。誰托誰依。魂斷骨枯。倍增悽悲。哭欠子
女。吊之親。殯終絕其祀。天又不仁。人誰不死。公更可憐。我之獲
見。實自青年。偕誦同遷。共配昇平。特荷眷厚。分若兄弟。招邀笑
語。待以深情。將謂仰賴。以度殘生。疾疢憂患。誓莫相捐。豈料於
今。棄我而先。洪虛白曰。文章非三代兩漢。不居相道。以身夔稷
契為期。

成倪

字啓叔。号慵齋。虛白堂文衡。證文獻。

恭惠公念祖子。任第任。卒子世淳。及倪

朝夕教誨。戲曰。兩童能文章。吾輩他日。閉門自縮。倪常曰。世淳
不幸。早世。余之得至今日。伯氏力也。睿宗引入卧内。講論經史。
以質正官。隨凡任。赴京道。途酬唱為觀光錄。時方剛定樂律。以
倪專掌。特拜禮判。至是。建究首諫。罷幸事。被泉壤之禍。二子流
竄。子世昌亦稱三絕。官左相。仍兩代典文衡。四佳之後。虛白極

大古今眾體無不作。著述之富。無與為比。樂學軌範六卷。慵齋
叢話十卷。業榆備覽四十卷。太平通載二十卷。皆其所述。一時
推為文府。其中業榆備覽。皆記國朝故實。最闕世道。而亂中見
失。虛白堂詩文集三十卷。補集風雅錄。奏議。浮休子談論。共十
九。錦囊行跡三十卷也。洪文宦嘗於正月雪後。乘夕訪成世昌。
就東園別室。閉戶穩話。夜半有琴韻出於庭際。穴窓潛視。有老
翁掃雪坐梅下。露白髮。橫短琴。音響殊絕。成相曰。吾大人也。俄
知有客。輒輟之以入。後洪每謂人曰。方其月色如畫。梅花盛開。
白髮飄然。清徽間發。縹緲若真仙下降。不覺爽氣滌身。慵齋可
謂仙風道骨也。

李克均。仁孫子。以右相燕山。初政多所糾正。主大愾。憾謫仁。同
賜死。忿氣勃勃。既就幽堂。還出曰。吾有勞於國。無罪於身。使者

以此回啓主益怒碎其骨
尹弼商少時問命於名卜平生年位俱隆但死於三林之下至
是竄珍島一夕隣人倩倚居耘手曰明日早會上林弼商偶問
何謂上林對曰此去五里地名有上林中林下林弼商始覺三
林之卜仰屋憮然未幾便至見殺暴尸野外過旬不收烏鴉不
食狗彘不顧云金荷潭曰戊午之禍人皆知克墩子光而不知
弼商之主張何哉弼商以睚眦欲罪李穆遂起大獄一時士類
盡為魚肉至勸盧思慎殺趙舜其心陰慘燕山暴虐大抵弼商
導之也雖受擢髮之誅不足以贖其罪只以廢妃獻議被誅燕
山不以其罪靖國初首蒙伸雪至今不知故事者往往稱以真宰
相可勝痛哉

諸道設收樂遊娼妓三百日事遊嬉立名号樂工稱廣熙娼妓

祔運平興清續紅所着有迓祥服所居祔聯芳院圓覺含芳寺

院巨城尉家當陽院齊安君家越香院龜城君家聚紅院肅章門內清歡閣疾病會

緜院慈寺宮杜蕩護清司色襄者臣護華庫儲典備司供追惠署護廣

惠署祭內人布染司造奉順司獵鷹坊雪廐貞俱廐麟龍廐僕

密威司禁府當直採良馬于各道者曰採紅駿使採少女者曰採青

使監禁海島罪人者曰鎮幽謹理使剝割歛民者皆稱委差慮

有非議時事者大小臣僚皆帶牌子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

刀閉口深藏古安身处处窄受命者皆帶承命牌其最急速者

謂之追飛電一曰內宴見妓妖艷者身狎之領相成俊曰老臣

不死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至是被殺○等內都城撤去

城基外人家

十一年春等瑞慈臺成廟時禁苑生葱一幹九莖謂之瑞葱砌

廣丙

石培之主因而等臺為荒游之所役時徵下三道軍民雇役輸布布至盡折衣裡綿絮再織成布色黑尺短至今綿布之靡患者謂瑞慈臺布又等蕩春臺行禧宮往來流連作石槽與官人為牝牡之戲毀撤畿內數郡田宅以為遊獵之場○移文廟位版于僧舍以成均館為宴樂之所初移高巖裡又移太平鐘堂樂院鄭鵬一日謂人曰吾夢文廟位版移於僧舍未幾變作或曰抑自預料而托於夢云

十二年革司諫院○崔有俊自縊死有俊女能伽椰琴韓致亨引為丘史婢而幸之及採女任崇載兄弟爭薦而具壽永先奪納之封淑儀一日内宴崔女忽被髮痛哭主驚問之云父死令内侍往視有俊病未死聞主怒乃自縊死内侍回告主曰其或詎死也刑之明日酒醒曰厚葬之贈叅議主嘗失一宮女悼甚命

李希輔製詩詩曰宮門深鎖月黄昏十二鐘聲到夜分何處青山埋玉骨秋風落葉不堪聞○主内行尤醜既有聚麀之穢至於外命婦賜宴内庭有姿色者輒入引亂之其無恥者或願留官中或頻數招入留宿而出仍陞擢其夫官爵月山夫人朴元宗姊也托以保護世子召入强污之仍崇異其冠服秩視妃嬪使之謝恩朴氏慚愧自死同姓婦女亦有見幸者判書尹洵妻亦宗室女中庙朝兩司啓尹洵偷寵燕山登第五年亟為資憲乃是王八債云而入聖朝猶保爵秩其妻無異平日物論鄙之云文定冊禮時正言趙光祖啓以淫穢之物恐或叅於大禮請黜之使不得留在城中從之○凡有遊幸文武官及儒生皆充輦夫有時試題論賞儒冠之辱極矣靖國後趙光祖啓燕山令儒生駕轎而為士者不知恥至袖筆砚而行覬沾賞給士習大懷

今當以愛士習正趨向為務。○有以諺書主惡粘街路主指為
被罪人親黨所為逮捕竄配拷掠慘毒且禁中外習諺書。○命
拿張順孫順孫少時貌類豬儕輩以豬頭嘲之一日廟亭進膳
所幸星州妓見而笑問之曰星州居張順孫貌似豬頭故晒之
主大怒曰順孫必爾愛夫速斬豬頭來順孫就拿至咸昌公儉
池下收路有猫越路請于都事曰吾前日赴札見猫越路必中
今偶見猫于收路請由此捷路行遂與宣傳官之奉命斬豬頭
者相違至鳥嶺聞已反正遂免死。○我朝故無錢只以綿布為
貨。故居積者小。近代宰相尹弼商大賈沈金孫綿布過千同甲子
丙寅間並罹奇禍。○荀子王制篇曰修採清易道路註採謂採
去其穢清謂使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燕山遣大臣于諸道
盡收士族處女号曰採清未返而靖國除其穢惡異也

朝野會通卷之十

朝野會通卷之十一

中宗紀

中宗恭僖

徽文昭武
欽仁誠孝

大王諱

字

成宗第二子貞顯王妃

以弘治戊申三月五日誕降初封晉城大君在位三十九年

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薨一男十女靖陵壙

妃恭昭順烈端敬王后慎氏居領議政益昌府院君守勤女丁巳十

二月七日薨楊州葬溫陵

繼妃宣昭章敬王后尹氏坡領敦寧府事坡原府院君汝弼女

乙亥三月二日薨一男一女葬禧陵高陽

繼妃聖烈文定王后尹氏坡領敦寧府事坡山府院君之任女

乙丑四月七日薨一男一女葬泰陵楊州

丙寅元年九月二日成希顏等起兵廢主為燕山君迎晉城大君即

朝野會通卷之十

朝野會通卷之十一

中宗紀

中宗恭僖

徽文昭武
欽仁誠孝

大王

字

成宗第二子貞顯王妃

以弘治戊申三月五日誕降初封晉城大君在位三十九年

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薨一男十女靖陵曠

妃恭昭順烈端敬王后慎氏居領議政益昌府院君守勤女丁巳十

二月七日薨楊葬溫陵

繼妃宣昭懿淑章敬王后尹氏坡領敦寧府事坡原府院君汝弼女

乙亥三月二日薨一男一女葬禧陵高

繼妃聖烈文定王后尹氏坡領敦寧府事坡山府院君之任女

乙丑四月七日薨一男一女葬泰陵楊

丙寅元年九月二日成希顏等起兵廢主為燕山君迎晉城大君即

朝野會通卷之十

朝野會通卷之十一

中宗紀

中宗恭僖

徽文昭武
欽仁誠孝

大王諱

宗天成宗第二子貞顯王妃

以弘治戊申三月五日誕降初封晉城大君在位三十九年

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薨一男十女靖陵壙

妃恭昭端敬王后慎氏居領議政益昌府院君守勤女丁巳十

二月七日薨州英溫陵

繼妃宣昭章敬王后尹氏坡領敦寧府事坡原府院君汝孫女

乙亥三月二日薨一男一女葬禧陵高

繼妃聖烈文定王后尹氏坡領敦寧府事坡山府院君之任女

乙丑四月七日薨一男一女葬恭陵州

丙寅元年九月二日成希顏等起兵廢主為燕山君迎晉城大君即

位希顏以成宗朝學士合思圖報嘗從主幸楊花渡賦詩有聖
心元不愛清流之句主怒以為譏已遂以吏叅落職家居慨然
有撥反之意是時朴元宗為武士所推仰又因其姪月山夫人
被汚染疾而死心懷快憤希顏使武人辛允武微諷之元宗躍
起曰此吾所蓄積也乃抵元宗家相與痛哭定計遂通于吏判
柳順汀順汀不能快從業已同之黽勉而已會主將遊長湍赤
壁希顏約於其日亂事主偶停行將士思奮勢不可止乃於初
一日夜半會訓鍊院三人直詣光化門外立馬成陣揮扇指揮
容止若神國人皆曰首議者必朴令公也先遣武士撲殺任士
洪慎守勤兄弟初以具壽永導淫宣惡欲并除之其族侄賢輝
知機奔告壽永詣訓練乞命遂賞之樞管閔孝曾叅知柳涇先
出主聞變召承旨等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興清之

夫為盜耳令李堦巡審闕內堦知朝廷已有屬抽身出門主聞
堦已出遽前把尹璋曹繼衡袖二人佯為遜避而退從門竄出
宦侍諸色人皆出惟後宮娼流相聚号哭元宗等率百官詣景
福宮請命于慈順大妃令柳順汀鄭眉壽詣晉城邸大君避于
平市署傍人家再三勸進乃以戎服御輦以入卽位于勤政殿
是時希顏往告右相金壽童壽童曰此國之大事吾初不知首
末遽從一宰樞之言而奔走可乎卽卧于枕曰君取吾首去乃
告以立大君之意右相曰然則吾當往徐整衣冠辟人而來徑
入上座召兵判問已護衛晉城第否曰未也卽曰判書親率軍
往衛仍入闕行廢黜之典泣曰老臣不死忍見此事及廢金典
翰詮為之下淚張觀察順孫為之起舞○策靖園功錄朴元宗
等百七人時諸功臣希顏果決而無術順汀寬懦而無執元宗為

屬無稽以舊恩容賊臣柳子光瑣瑣姻婭皆授鈔券以賂多寡
定功高下連車續狗之譏至今為病弒義時元宗與沈順徑順
弟言其姊臨死必報之托順徑又答其門禍之慘乃收淚定議
雖在妻子兄弟亦不使知亂事日請酒於其母飲訖進一盃於
母曰此壽觴也母笑受之實未知為永訣也天將曙始覺其妹
與夫安賢君相抱而哭曰吾則多得罪將不免矣同氣在一室
而不使知薄情哉其母亟使人言于順徑非但免死至於叅勳
具壽永亦得免士洪之誅而叅正勳時人大駭柳洵以首相當
無道之時依阿取容及聞義弒驚惧失措遽曰成令公為之乎
柳令公為之乎蓋疑成柳自擬墓位而然耳姜渾士浩文名亞
於濯纓以宗直門人戊午杖流燕山喪其嬖妾甚哀悼令諸臣
誄之渾作祭文極其悲傷主悅自是得幸為士類所賊是夜赴

闕道遇柳洵隨往訓鍊得免誅使草教文輒書還抹不成文理
人稱以鬼魅之文成晏并曰姜渾極撰諸閣氏佳名以媚廢主
後官判樞○時柳濱李顯金俊孫等謫湖南見宗社將危謀推
戴大君傳檄京師未至已反正矣顯十七登第選湖堂官大諫
被誣告冤死年三十○冊府夫人慎氏為王妃受百官賀頒教
大赦○安置廢主燕山居于喬桐廢妃慎氏出居貞清宮廢世
子顯及昌寧平陽敦守等皆令乘轎赴謫教政府曰予於前五
義則君臣情則兄弟今天氣漸寒其送衣表食物○命右議政
金壽童起復壽童言與弟壽正壽正前月夜母時值短喪脫襄供
職今當新化乞解職終喪上從柳洵議革正之初非壽童不可
依舊例姑令從政壽正許解終喪○朴元宗等廢王妃慎氏妃
乃上潛邸時夫人反正日正位中宮其翌日元宗希顏順汀率

諸序柳洵金壽童柳子光金勣李孫權鈞韓昕文啓曰私義時
先除守勤者欲以成大事也今其女入侍大內若在虛位則人
心危疑有閑宗社請割恩出外傳曰糟糠之妻何以為之再啓
傳曰宗社至重何計私誼卽夕慎氏出寓河成尉鄭顯祖家私
義時甲士圍宮上驚恠至欲自引慎氏曰馬首環向北宮則不
死何為若馬尾向宮則必護衛公子之意執上裾固止之夫人
於上自少情愛甚篤至是不得已出且別宮每慕華館延詔時
必遣御馬則夫人親造白粥手捧傾喂而送之○重修文廟奉
位板復置官守○黜廢妃尹氏神主于太廟○宥還廢朝被竄
人申用漑等追贈金宏弼等官○燕山君卒于喬桐十二月衛
將以燕山痲疾苦痛馳啓遣醫救之不及其侍女等曰主臨卒
無他言但曰欲見慎氏傳曰其厚禮葬之且停朝市定墓直何

如大臣等議葬用王子禮停朝市定墓直不可傳曰然則令監
司檢喪本官禁代壬申慎氏請移葬楊州許以王子禮改葬加
守直恭資官柳崇祖劄曰前王奄忽昇遐殿下哀痛傷悵欲盡
喪葬之禮臣竊惟君父一體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舜豈以
瞽之頑而廢其生事死葬之禮乎太甲若或未悛而崩則喪葬
之禮當何以處之也幽厲亂亡雖加惡謚而王号未替前王得
罪宗社固不得祔祀宗祧而人臣為君喪葬之禮不宜若是也
葬用陵儀別立主諱聞上國情之至誼之盡也宋太祖之於恭
帝我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上謚之禮亦可法也命廣議皆以
為不可子光請鞠問元宗以為不宜置近侍命逆經筵官大憲
李繼孟以防言路爭之不得崇祖字宗孝官大成幼有志性理之學以
至天文曆象融會貫通手制渾天儀反正後三公啓請性理之

學不可絕其傳。請選年少文臣就柳某受業。崇祖在太學。率諸生上箋。進所撰太學箴十章。性理淵源等書。特加嘉善。賜金帶。教曰。卿父長成均。作成人。才功在可賞。及卒。上傷悼。館閣文士相吊。曰。柳某云亡。斯文之厄。搢紳學士奔走哭吊。賻祭有行。素七日如喪親屬者。

二年。皇朝誥命至上。卽位。遣金應箕請命。禮部題以須待一國公論。又遣盧公弼將王親文武一千三百餘員會本以聞。禮部以為今若允許。是王位之定在於二三大臣之手。爾具王大妃奏本以來。至是賜誥命。○錄定難功臣。盧永孫永孫上變告李穎等謀逆。穎死。錄勲後。因臺啓削二十只錄。永孫○三月。還給金宗直等七人家產。追奪李克墩爵。收尹弼商等賞賜田宅。成希顏曰。戊午推官。惟臣與子光在耳。臣若不言。殿下何由知之。

此事之發實有所由。成宗朝。克墩為兵判。以成俊為業。兵使俊怒。辟克墩子世經為評事。其後金駟孫李胄上劄論之。墩俊怒。二人欲中傷之。克墩監修國史。見宗直吊義帝文。遂發其事。此戊午事之大槩也。至是檢閱權撥及政院三司。繼言之。有是命。○醫人金公著庶孽朴耕等以謀害大臣被誅。時公著等言。柳子光搆成大獄。盡殲士類。不如除去。少伸地下之寃。喪人南哀。與柳崇祖沈貞金克成密告公著耕。趙光輔李長輔等欲害元宗子光。鞫殿庭。施烙刑。取服斬公著耕。辭連人流配。光輔就鞫。見子光大呼。子光小人也。戊午誣陷賢良。今又欲為何事也。請得尚方劍。斬佞臣頭。詔元宗曰。汝推戴聖主。功果大矣。何為家蓄廢主內人也。又曰。希顏曰。韓訓以汝為名儒。何為與子光同事。又指史官姜洪李株曰。姜洪汝父無罪被殺矣。汝等以吾言。

特書可也。每杖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人也。止之論功。哀等加資。臺諫劾其告變出於要功。請放公著等妻子。○以俞起昌為兵曹參議。不就。起昌用武力顯得罪各朝。謫巨濟。故有是命。不就。浮沈江湖以終。

辰戌

三年柳子光有罪。削勳流湖南。反正時以子光歷事多謀。遣人召之。若其首鼠。遲留則擊殺之。子光聞即戎服跨馬而出。且賫油花隨之。人莫曉其意。及到陣上。凡調遣壯士之際。倉卒無可為符信者。即裁割作符。人服其智。第功之日。子光囑曰：光既錄勳先朝。今日之功。乞與子房而已。無與焉。許之。子光自執筆。勳勳不可不錄。父子遂得並參。人以為元宗等落子光術中。子光屢起大獄。多殺忠賢。至是三司劾其罪。子光見元宗恐動之。曰：吾與公并武人。唇亡則齒寒。元宗笑曰：朝廷切齒久矣。恨

公不早退也。子光破膽而去。是日將入直。搃府軒從已具。整服束帶而坐。索新扇手把之。見扇面細書奇禍立至四字。大驚異。默然良久。將出。忽吏報臺啓請罪。遂被竄。兩目全盲。數歲死。子軫房皆配北道。朝廷許其歸葬。而軫忘哀。暈色不奔喪。房亦對客飲酒。而托病不奔。三司論之。并不得其死。軫坐迫逐老母。劫殺弟房。在法當誅。以不孝不悌。本無定律。特命全家徙邊。四年領議政柳洵罷洵。以文墨出身。無迹於世。遂致台輔。昏朝之際。專事惟諾。反正之後。復務依違。三司交劾罷。

巳巳

五年三浦倭反。殺僉使李友曾。遣柳聃年黃銜討平之。○平城府院君朴元宗卒。元宗字伯胤。策。靖。國。頌。相。中宗。廟。庭。平陽君仲善子。美容儀。風采俊。聲生長。高梁少落拓。不羈。中武科。歷清顯。吏議。韓明澮知其大器。按京畿時。燕山立標。四方百里撤官舍。民

午庚

居母得出入犯者死元宗奮然陳列主怒曰前此無忤我者某獨敢爾及遭亂運機遂成不世之勲樵童牧豎亦知其名及其大拜自量不厭歡望折節恭儉而不學無術龐屬之氣發見於外雖在上前人忤其意亦暴露羣色不能自職然其天資確實去就不苟力辭而退時論嘉之以首揆魚兵判告病在陶山鄧湖陰士龍黃柳村汝猷俱以兵部往稟事平城大治園圃池臺館宇鋪設極美麗侍妾數十人被羅綺善謳彈以二君之才待之極豐珍羞羅列奏樂侑觴令侍婢各求一詩極歡而散二君相約治生得裕必效平城之一事湖陰晚年侈其饌而柳村大起第教婢妾絃歌元宗病革遣承旨問所欲言乃謝曰但願聖上愛惜人才

未卒

六年開城留守李世英卒世英為都承旨每開政恭默不言銓

官問其故荅曰奉重出納承旨之任若其進退賢否有司存焉同列愧謝時方以公輔期之而不幸早世朝野惜之○禁亂杖之刑只用校正杖

申士

七年命撤圓覺寺寺為世祖甲申初都中至是毀之以其材給昏朝時撤家人○領議政金壽童卒壽童字眉叟策諳國碩之姪端重多智自儒及相人無敢議其非當燕山時罪網高張人解得脫而為判義禁務從寬緩上不獲罪下能活人反正日身不說隨處不顛錯人服其量當時宰相競治第宅苞苴成市而獨不然歷別三朝出入帷幄按節三道踐履六卿卒登台鉉以佐聖主○青松府使鄭鵬卒于官鵬字新堂學於金宏弼甲子謫盈德為校理時燕山問于玉堂曰予欲殺鄭誠謹可否諸僚會侍鵬曰至可殺滿座愕然鵬曰一人死與吾輩皆死孰逾誠

謹遜死或問於朴英曰鄭先生玉堂之議可謂能處變而以出
處言之似未穩當英曰然靖國後復入玉署朴耕趙光輔檄起
朴英馳告之鵬倚杖默究曰此必文世舉所為也伯牛愚而不
學被禍不測若趙女兒果如所料朴死而趙免未幾辭歸終不
出人問其故曰拜恩入闕有帶犀宰相背面前立余屏息而
後俄而回顧卽洪景舟也余忽驚心無意仕宦也以希顏薦降
旨特召有莘野耕叟東海釣翁懷道抱德混跡漁樵之語是勉
赴召及除青松希顏索栢蜜答曰栢在高峯頂上蜜在民間蜂
桶為太守者何以得之希顏愧服四十六年形容魁偉身長八
尺沉潛性理之學終造精妙之域嘗曰如論語書吾教表狀亦
能使知大義也為案上圖以自警李退溪曰公之學問精造當
現於此圖矣○普川府院君柳順汀卒順汀

字智翁 諱國元 勳
領相 謚文成 配中

回祭

宗廟長身有風儀。掖肩善射。嘗為世評事。虜見其射皆嘆
服。歸而名其子多用順汀字。時祿文武全材。為獻納論任
士。洪後為吏叅。士洪為判書。百計中傷。竟不得售。及正後
與成朴語曰。功成事定。凡可料理。當一歸朝廷而已。無與
也。舉義日朝。貴名在除去中者多賴。而全活。詩文雄逸。尤
長。四六昭陵之復。排抑正議。終始牢執。身死而議乃定。所
謂人禍不加。不免兇誅耳。初權叔達直銀臺。夢鄭眉壽與
順汀手搏角抵。順汀窘甚。叔達驚恠。語人居數日。昭陵議
作。順汀以首相力難之。議已忽。病自朝堂昇出。遂死。方其
病也。聞力爭昭陵事。掉首曰。事終不可為。此當召對。若使
順汀在者。恐終不回。

眉壽昭陵外孫。現此神
報冥應不為無理也。

八年二月雷震太廟。松木建復昭陵。祔太廟。見文宗紀○以威

鏡監司鄭光弼為右議政時三公有關朝野屬望金應箕成希顏獨颺言應箕雖美如金玉當國家有為之日無能往來應箕踐履端重操存誠敬平生無疾言遽色大為成廟所器重而希顏不稽衆論妄加貶毀朝論惜之光弼風骨竒偉膏次恢曠外和內剛早負公輔之望有器局而善應接言頗休休而矜眊甚嚴希顏常服其度量歷選一時人才以光弼為首常曰百用漑不能當一光弼薦代己光弼自處巖廊務得愷心先事而欲炳幾而憂安危邪正之機屹然有奔波砥柱之力人稱有古宰相風焉○特旨拜洪淑為禮曹判書淑起自寒微兄弟三人更衣出入登第十年致位宰列庸鄙貪吝人皆唾鄙大抵當世所尚惟循默好言笑者為宰相體貌故上之所進用如此○昌山府院

君成希顏卒希顏

字是翁 諱元勳 領相 諱忠貞 配中宗廟庭

性坦率多大節

立朝慷慨志尚不苟而不學無術又不能下士受過悻悻自好相業草草功名大損於舊時嘗以弘文正字丁憂服闋成宗召至閭外命中官臂鷹以賜曰爾有老母公退可以郊獵供滋味夜對賜酒果希顏袖柑橘十餘枚因醉伏不省中官員出不覺柑橘墮地明日下柑橘一盤曰昨日希顏袖柑橘意欲遺親故賜之希顏鏤骨忘死卒倡靖國之亂治家簡不殖貨利不廣田園常以清素自守晚愛收妾強情致疾宗是厲階云服喪之故被髮徒跣逃匿隣家為法司追捕人曰成公之明足見一女之奸狀而盡惑已甚臨終亦以是妄託其子璵尤可恠也○議政府奴莫介告慶殺朴永文辛允武莫介本以賤隸出入朴辛之家永文

常憤文臣彈論為打圍大將借申用漑李長坤者圍而歸
長坤占聯句曰人生百年者落日用漑繼曰山河萬古只
行塵令永文續之永文心懷憤恨昏抵允武家相對言之
莫介潛入竊聽傳會告變上親鞫永文不服允武不勝刑
每下一杖輒曰然矣永文施烙刑亦服並以大逆誅以永
文家財賜莫介陞堂上賜金帶鞍馬莫介具其儀物出行
市井無賴問巷小兒擁馬前後使不得行又以莫介所告
有推戴寧山君之語大臣請罪上下懇惻之教而時議妄
度上意外雖如此而實欲觀臣下意趣遂率三品以上廷
爭數日度上意不回乃退持平權撥啓曰莫介知永文之
謀則當無留即殺而屢日後乃告不伏其辜幸矣至受加
資不可請還奪其職依啓時議快之

莫介受于車上行刑忽乘駿馬反從甚

戊甲

咸覺而思曰此吾祥也遂上變

九年特以醫官高世輔為惠民署提調世輔之子曾為本
署教授該曹以為言命與活人提調河海宗相換兩人皆
昏朝淫媒之臣世輔九愆患不測反正後仍為首醫頗通
干請至授提舉上又留意雜術如地理談命之流皆被引
接錫以御衣術人趙倫者亦出入無節云陰崖○大司憲
成世純卒諡忠肅遇事明果直情而行卜宅白岳山下公
退嘯咏泉石間蕭然若無官者教子以正有致大名者本
於庭訓云

亥乙

十年章敬王后昇遐諡仁宗自內有促斂之命禮恭成夢
井堅持不撓務從禮制夢井字應師萊靖園校理曄子年
聘年水陸朝天經年而歸夫人在家有異夢夢于井上年因

有孕生子及使還各出夢記如合契遂名夢井時李相洵
李叅贊孫安判書琛蔡仁川壽柳郡守瀛俱以父執尚康
寧倡諸子弟各持鳩杖設耆英會于終南別墅每佳辰大
開壽席侍母夫人設少時遊戲之事以此為人間至樂母
親執用藤架之類自造以悅親心上有賜少袖以獻出使
得珍珠亦如是母思還舊庄因乞養得忠清兵使誤食茵
毒而卒言不及他以不得終養為慟前夕守門者夢主將
具軍威出營覺視門鑰自解矣不事文墨而得意頗有佳
句舟過楮子島登權氏江亭得句云朱欄大抵多空寂携
酒來憑是主人小搆南麓詩曰誰家有道可通天料理終
知却不然試問山中高枕卧此身閑處即神仙借意理達
有警世意○淳昌郡守金淨潭陽府使朴祥應旨上疏請

復慎妃拿鞠徒配兩人相議今章敬賓天元子在襁褓而
朴淑儀寵冠後宮且有子若冊為正妃則難為元子也莫
如復立慎氏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也乃抗疏畧曰
當靖國初朴元宗等既除慎守勤則殺其父而立其朝慮
有他日之患始為廢出之計慎氏自殿下龍潛之初載成
好述及殿下入承大統正位中壺受臣民之賀膺母后之
尊殿下受制強臣不能保仇讎之重豈不痛心哉我沈温
被罪獻陵而昭獻王后玉度無愆往跡爍然可徵今內政
缺位宜因此復正慎氏于坤位存大分於既墜全舊恩於
已睽彼元宗輩雖曰有功於王室劫制君父放逐君母萬
世之罪人也今雖已死固宜追正其罪使當世與萬世灼
然知大分之不可犯也傳曰此大事豈可聽小臣之言而

為之留疏政院大諫李荇倡言若復立慎氏有王子慶而論嘉禮先後則慎氏居前元子於何地指為邪議大憲權敏手等從而和之請拿詔獄以其疏速示大臣使知上意依啓政府六曹玉堂皆以為既因求言言雖在妄不可罪吏判安塘亦曰大臣六卿私請勿罪則國是在此而臺諫獨非之可乎荇等反駁塘禁府因傳教以妄生邪議照律徒配詳南平淨報恩正言趙光祖以為諫官職主言路而反罪言事之人先自閉塞以成人主拒諫之漸請罷兩司上議大臣盡適兩司於是朝論角立諫官李長坤金安國右光祖李彥浩柳溥右荇金安老敬兩是之論互相是非別致已卯之禍丙子詩山正正淑疏救詳淨並歲釋給牒叙用○復設讀書堂堂為昏朝所廢改紀初改寓於古淨業院卜基於東湖松庵之西

子丙
麓謂之湖堂

壬辰兵燹宣廟戊申大提學柳根請竟山別館為讀書所

十一年罷忌辰齋東俗凡忌日設齋僧寺謂之僧齋先王先后忌辰亦循俗行之至是罷趙光祖等所建白也○致祭燕山君魯山君墓上講禮記至論恭厲事講官奇遵金宏微及燕山立後之意領事鄭光弼亦諷之并及魯山事柳洵等皆難之只令兩君夫人生存時官給祭需以祭禮曹節目墓所四名日家廟四仲月忌祭奠物依王妃考妃致祭例墓直定六戶遣右承旨申錦祭魯山墓曰予主神人今得一紀德雖云寡施無有貳緬惟孤墓邈在東鄙香火寥寥幾六十年言念至此良用惻然悠悠人事夫孰非天修懷之期有數存焉於昭列聖默誘予衷詔議廷臣僉言亦同天人言協載亂墜典守墓有人四時有奠茲將事

由遣臣是告。冀諒予忱。庶歆菲薄。都承旨李自華祭燕山。曰。予以渺躬。屬國中屯。上惟祖宗。下迫臣民。辭之不獲。乃至於此。兢愧實深。予懷曷已。終始友于。庶紓斯志。一疾斯革。天亦何酷。日月流邁。建慕采坊。茲併薦奠。敬告予情。云。

十二年冊王妃尹氏大憲金瑞大諫柳雲啓中殿時御所與宮禁一體。鄭眉壽妾入侍云。右女在昏朝而依勢作孽。身且經人。正始之時。固宜痛斥。傳曰。斥之。

鄭眉壽妾其時痛哭而出文定亦悲恨光祖被禍內諧居多 ○命元子出寓慎妃所元

子甫三歲。氣質沉重。言不輕發。儼然若成人。保母侍兒不敢妄語。令弘文館選進教養之方。出寓慎氏所。鄭顯俾知民間疾苦且觀士大夫風習 ○九月以高麗侍中鄭晏周

從祀文廟。○宥甄城君寧山君甄城為勳臣所居。寧山為南家所居。掌令李弘幹因天布斗粟文義陳兩君事。上動容感悟。遂放釋。時議忌其敢言。不復顯用。

十三年正月命入侍諸臣勿以俯伏為禮。侍講趙光祖曰。禮貴得中。過中則非禮。我國君臣相接之禮太過。自貞熹王后臨朝。遂臣不敢仰視。積習至此。廢朝沈順門之死。專由仰視。遂臣又言中朝之臣登進奏事。拜振殿宇。我朝則以俛首低拜為恭。筭不可聽。非古也。於是命光祖白。上曰。人皆曰世道漸下。後世終不能復古。若如此言。則今當為禽獸之域。而無復人道矣。三代之治。復之有要。苟能明我明德。使萬化皆從此出。則下民規感做法。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苟不以德而求諸事為之末。雖使施措或善。

何益之有。然亦非拱手自修而已。必有禮樂刑政以為導之之具。則民豈有不從者乎。聖上即位以來。人心莫不思治。而舊染汚俗。尚未盡革。當此之機。若不正士習。厚民生。以建萬世不拔之基。則聖子神孫將何所賴而為治也哉。上改容稱善。光祖嘗極陳黨錮之禍。因言成宗好賢納諫。一時善士謂以堯舜之治可復致也。盡言不諱。不避權勢。凶險大臣陰懷憤惡。及遇廢主。卒逞積憾。仁人善士殆無遺者。近來朝廷雖似清明。議者猶以為憂。誠以清議盛行。則小人不得志。而佞倖者多也。今聖學高明。以此為恃。然一或怠惰。致生罅隙。則侵潤之譖。必由此入矣。昔在世宗朝。大臣黃喜許稠等與集賢學士更相責善。心志昭合。當時有佛堂事。大臣諫不聽。集賢諸臣以言不行。去其職。世

宗謂喜曰。侍臣皆去。奈何。喜曰。臣當招來。遂歷造諸學士家以邀之。是時太學儒生道過黃喜。責以不能諫君。喜不惟不怒。乃以為大臣之道當如是也。成宗朝則大臣不及於古。故聖人在上而不能致隆盛之治。中朝使之臣董越謂許琛曰。爾國有君無臣云。上深然之。上謂光祖曰。范祖禹言國家當遵祖宗之法。此言甚當。光祖曰。先王之金科玉條。固當遵守。然或有膠固不便者。則亦不可不變。而通之。要在識其勢。察其機而已。時上慨然欲得賢士以興至治。光祖曰。科私全取詞章。徒長浮薄。外而監司守令。內而六卿三司。咸薦才行之士。聚大庭而親策之。則可以得人。此漢賢良方正科之遺意也。既為其才行。又試其學術。斯無所失矣。鄭光弼難之。光祖曰。大臣所以難之者。蓋曰近

古所無。然今日為之則明日當為故事也。又昔朴彭年有田於廣州可種五六斗其友責之曰祿足以代耕何必別置田也。彭年即賣之。當時俗尚如此故能成至治。方今風俗偷靡上下必以至誠求治然後教化可興也。○四月命刊布呂氏鄉約等書于諸道。金安國曰臣按嶺南得呂氏鄉約正俗等書詳其註解翻以諺文而刊行得農說蚕書世宗朝所翻譯開刊者臣又別撰諺文刊行得二倫行實衍三綱行實換類而刊行得辟瘟方瘡疹方遵兩朝故事而刊行亦頗有效願推行諸道上并令纂集廳刊布侍講官奇遵曰安國向在嶺南以小學教一道士多言科朶之外自有樂地有私奴呂衡者求讀小學上書安國曰義理出於天性父子君臣之道正然後天理正而人道立矣僕

隸之人猶能興起如此況士君子乎此可見教化之行惟係在上之遵卒然難得者機會也。歲月易邁春秋晚政當愛惜寸陰此臣所以惓惓不已也。○追奪李承健爵上命書進戊午歷書及事實政院啓戊午李宗準配富寧至端川磨谷驛壁上題宋李師中贈唐介詩監司李承健令端川郡守因鞠宗準遂馳啓宗準與茂豐正摠同行寫詩于壁宗準以宗直門徒坐謫而猶不懲托古詩而寓己意不可不問云。上曰承健之無狀一至此乎遂有是命。○以安塘為右議政省命卜相領相鄭光弼左相申用漑以金銓李繼益南袞擬進上曰安塘何如對曰誠得之矣省有言欲太平須相當代第一人李廷慶進曰是謂趙光祖也光祖誠賢矣然用人須踐歷多人陞洽然後可授以大任。光祖聞之馳見廷慶泣

謝之。○以趙光祖為同知館事。安塘言儒生皆欲得光祖為師。若魚同知。則士皆樂於就學矣。故有是命。光祖曰。臣出身未久。陞秩甚驟。族親鄉黨。皆以為禍在朝夕。况又加非分之職。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惟聖上保全之。上不許。○京外地大震。四日。○八月罷昭格署。署乃三清祭屋。祈禱之所也。三司交章請罷。臺諫皆退。副學趙光祖率同僚。終夜論。啓鷄鳴不已。上不得已。允之。承旨等倚案熟睡矣。仍慈候未寧復立○以趙光祖為大司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拜曰。吾上典至矣。上謂光祖曰。宋時非由科策而為國子直講。如金湜者。欲陞用於學官。對曰。祖宗朝。善碩德。非為出身而為大司成。至居士文職。高明如湜者。於文臣亦難得之人也。

卯巳
十四年以尹倬為同知館事。倬始從朱溪君學。甲子編配。靖國後由直講至大司成。久專作新之任。宋麟壽李滉皆其所講授。嘗於太學庭中對植文杏二株。戒學者曰。根深者未必茂。至是陞擢。○四月設賢良科。取金湜等二十八人。先是政府禮曹同議。啓曰。西漢孝廉賢良科。最近古今。亦倣此。令京外審覈名實。京中則四館專掌。勿論朝士儒生。薦報成均。轉報禮曹。中樞府六曹。京兆弘文館。亦凡所知。移文禮曹。外方則守令報監司。更加審察。移文禮曹。禮曹合取京外所薦。具姓名行實。報政府。啓聞而。凡主姓名。並懸錄以防謬。凡之弊。依允。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入試者百二十人。二讀。卷官申用澁等課次。試券入啓。傳曰。濟多士。文王以寧。金湜賢者。要得此人為師。儒之長。今居壯

元予別有喜焉。凡中科者皆不次擢用。以是為司成。尋擢大成。士禍後罷榜仁宗末復科乙巳復削宦廟戊申又命復三月考也。

三月射矢於建春門繫書着門扇上召都承旨權撥日前日有箭射入禁苑截箭腰空其中而納書言朝廷事且言

某日射政府某日粘榜迎秋門而不啓故又射云必一人所為也四月又粘書榜朝紳列書光祖等三十餘人之罪

○臺諫請削沈貞李自堅特進官又論逆沈貞判尹○六月領中樞金應箕卒應箕諡文獻聳岩澍玄孫史臣曰應

箕為人端重博學天文地理籌數之學無不精通以東方聖人稱之及其為相切名損於素望○大憲趙光祖啓妻

父李允亨死於濟物任所無長成子弟請斂殯而來許之○長水縣民馬唯良妻趙氏年百二十二四十三生子名

行坤年八十道臣上其事命本道給衣食○七月設書肆

依中朝例設肆以昭格署鑰器及罷寺鑰器等物鑄字印書冊○元子講學上御思政殿輔養官南袞趙光祖入侍

元子方五歲絳紗直領玉帶黑靴端恭對案巖然如成人讀小學分析如流拜音仁厚史官竊視天顏喜容不裁引

見儒生遣承旨往成均館宣醞試製翌日館官率儒生謝恩○九月分慶尚為左右道又令方伯率士禍後罷○十月

追削靖國功臣濫錄者初朴元宗等多以干請錄功物議稱濫甲戌削反正日入直承旨尹璋曹繼商李隅等功券至是大憲趙光祖等以為

士習不正知利不知義當汰冒濫之勳以塞利源率兩司伏閣大臣六卿亦論之二三等抄削濫錄四等全削凡削七十

六上心益厭禍後還存方廷議抄削時禮判南袞求差英陵享

元予別有喜焉凡中凡中人擢用以提為司成尋擢

大成士禍後罷楊仁宗末復
已復削宣廟戊申又命復

三月射矢於建春門繫書着門扇上召都承旨權撥日前

日有箭射入禁苑截箭腰空其中而納言言朝廷事且言

某日射政府某日粘楊迺秋門而不啓故又射云必一人

所為也四月又粘書榜朝紳列書光祖等三十餘人之罪

○臺諫請削沈貞李自堅特進官又論述沈貞判尹○六

月領中樞金應箕卒應箕字文獻孽岩澍玄孫史臣曰應

箕為人端重博學天文地理籌數之學無不精通以東方

聖人稱之及其為相功名損於素望○大憲趙光祖啓妻

父李允亨死於濟物任所無長成子弟請斂殯而來許之

○長水縣民馬唯良妻趙氏年百二十四十三生子名

行坤年八十道臣上其事命本道給衣食○七月設書肆

依中朝例設肆以昭格署鑰器及罷寺鑰器等物鑄字印

書冊○元子講學上御思政殿輔養官南衣趙光祖入侍

元子方五歲絳紗直領玉帶黑靴端恭對案巍然如成人

讀小學分析如流拜音仁厚史官竊視天顏喜容不裁引

見儒生遣承旨往成均館宣醞試製翌日館官率儒生謝

恩○九月分慶尚為左右道又令方伯率士禍後罷○十月

進削靖國功臣濫錄者初朴元宗等多以干請錄功物議

稱濫甲戌削反正日入直承旨
尹璋曹繼商李隅等功券至是大憲趙光祖等以為

士習不正知利不知義當汰冒濫之勳以塞利源率兩司

伏閣大臣六卿亦論之二三等抄削濫錄四等全削凡削
七十

六上心益厭禍後
還存方廷議抄削時禮判南衣求差英陵享

官而不叅。光祖於筵中啓曰：近有崇品宰相，亦避朝廷大
訖求差享官。人臣愛身，餘無足觀。上不問，哀方八侍，慚惶
汗流而退。遂詣左相申用漑言之。用漑奮然責之。宋尤奄
曰：申文景為士流宗主，南哀有禍心久矣。畏文景不敢發，
且感文景薦已自代，隱然有待於文景歿後，遂無所憚。○
左議政申用漑卒，上欲舉哀，曰：大臣禮官言而止。他日趙
光祖言於上曰：臣聞柳寬之卒也，世宗哭拜徹於外用漑
之卒，自上欲舉哀，而大臣以為無別殿可為，云其不能將
順甚矣。世宗於柳寬柳廷顯之卒，禁川橋設幄行，次之。其
時禮官考禮欠詳也。用漑字漑之，號二葉，堂又衛，諡文景。叔舟孫馮子文
章濟美射御出家識者，知為他日將相之器。八玉堂成廟
賜御衣以寵之。父馮按咸吉施愛乳，匿於曲樓隙，為小吏指

示過害。用漑屢往，審知吏面貌姓名，族其來京，與洪裕孫
夜往，斧斫殺之。朝廷不問。甲子配靈光，改玉後超授文衡。
成希顏病革，薦以自代。南哀與同巷，未問疾，微刺善類以
餽。旨用漑逆其意，厲辭折之曰：自昔醜正之徒，莫不駕是
名以為宰。公何為此言也？哀乃沮。及其卒，十三日而變，作
天資豪爽，氣宇坦易，望之毅然。即之溫如。文章遒勁簡古，
無一點世俗氣。但溺於酒色，人以此少之。○十一月南哀
等誣趙光祖等編配論死。初金淨論慎妃事後，朝論角立，
互相標榜。及淨等復立于朝，權敏手李彥階、金安老皆外
補，而李符亦見罷。上倚任光祖，所言必從。光祖亦感激殊
過，知無不言。遍引國中知名士，布列朝端。由是士志雅勵，
吏務廉白。百姓男女異路，治化於斯為盛。新進之士自以為

千載一時。惟恐時月之間不盡復三代制度。論事風發。太無其漸。凡所建白。期於得請。聖體疲倦。有時欠伸。或從倚龍床。息然作拜。又嚴於斥小。南衮沈貞。少時有望。以傾險得罪士林。欲革面以托清流。而終不與。故懷憤未發。洪景舟被彈資成。常蓄憾憤。至是揣上意有厭苦色。遂與協謀。乘地震之災。貞潛誘敬嬪朴氏。問安婢。以光祖全國政得人心之說。播禁中。又使景舟教其女熙嬪。以一國之人心悉歸趙氏。動撓上心。又於禁苑木葉。以甘沐。寫走肖為玉四字。使山虫緣蝕成文。令宮人採以上聞。及靖國削勳。諸功臣譁然大恐。景舟遂持誼書指為密旨。言於被屈宰相。袞瞰李長坤之不在。三往投刺。以疑其心。為小牘以邀之。又以草笠為布穿破屨。出至鄭光弼家。光弼大驚。出見袞。具

道所以。且曰。上今日必召公。公可勉從。除去無遺。光弼正色責之。十五日初昏。袞貞景舟等與領中樞金銓。戶判高荆山。兵判李長坤。及洪淑孫澍。方有寧尹希仁。金謹思。成雲。請開神武門而入。詣閣啓曰。伏見趙光祖等交相朋比。異已者斥之。盤據權要。誣上行私。使國勢傾倒。朝政日非。在廷之臣。畏其勢焰。莫敢開口。重足以立。請付有司。明正其罪。且陳戎器於殿陛。蓋欲拿致闕庭而格殺之也。承旨等聞之。趨詣閣外。諸宰張燭而坐。相目不語。尹自任問入。闕而不使。政院知之何也。貞曰。以標信召之。故來。俄而內豎出召成雲。拜承旨。雲佩劔趨入。安珽止之曰。史官不可不同入。雲擊珽臂而入。內豎罵閣禁雜人。遂扶珽出。雲袖中出小紙。授判義禁李長坤曰。此御筆也。此人等巫下獄。

于時漏鼓已三下矣。上御思政殿。景舟請速囚入直承旨孔瑞麟。尹自任。玉堂竒遵。沈連源。注書安珽。翰林李構等。於是諸宰入對。請速捕李耆。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球。柳仁淑。朴世燾。洪彥爾。朴薰等。沈貞曰。事急不可鞫問。請速發宣傳官領禁軍。拿致闕庭。撲殺之。一依靖亂例。長坤始知當夜撲殺之謀。極諫曰。不可諱首相而行盜賊之事。請召領相。景舟欲請速決。有起動之勢。長坤揮手却之。使不得離席。上怒亦稍解。乃召鄭光弼入對。涕泣固諫。請與他大臣共議。垂淚兩頰。衣袖盡濕。顧哀曰。公等補聖主何欲行。柳子光事乎。上遽起還內。光弼引御裾叩頭。乃命下李耆等于獄。光弼出與安塘更啓。先放仁淑。瑞麟。彥爾。珽。連源。構。耆。罷其職。是夜特旨拜袁吏判。孝仁大諫。謹思承旨命。

光弼與政。光弼退至賓廳。熟視衮而不語。衮退謂人曰。鄭光弼之目也。乃以柳雲擬大憲。李思勻副學。兩人見輕於光弼者。衮等不疑。而時人服其識鑑也。柳雲率諸臺伏閣曰。密啓者宗社危亡之兆。且曰。請斬臣等頭以快奸人之心。諫院玉堂亦聯啓。巴陵君涕泣極諫。責李長坤以搖尾狐鼠中。同害忠良。十六日。命金銓委官李長坤判洪淑知成有承開坐推問。以密啓為問。皆納供不服。賜名上疏曰。天門九重。無由仰慕。一許躬問。萬死無恨。即命照律推官。當以好黨之律擬光祖。球。湜。淨。四人以死。世燾自任。薰遵等杖流為奴。上只命光祖。淨。賜死。令金謹思書傳旨。倉卒攘取史官筆奉教。蔡世英進曰。此人等皆非死罪。請召大臣議。且謹謂思曰。此史筆也。非他人所把。急起還奪之。左

右悚然。柳庸謹聞而壯之。曰：不識蔡某作何狀，乃能爾耶。
光爾捫燭嗟惋，復請面對。曰：臣在職久，豈料今日有此事。
力請減死，淚隨言零。更乃命減杖分配。杖亦光翌朝出東
門外，命還繫八人于禁府。遣成雲傳教曰：爾等皆以待從
之臣，上下同心，期見至治。爾等之心非不善也，但處事過誤，使
人心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心何安，爾等知之而去也。光
祖供曰：臣蒙不世之遇，欲展所學，期致唐虞之治而已。別
無詭激惑亂之事云。八人所供大抵略同。光祖綾絀詞淨
錦善湜山自任。溫陽後改世嘉高州移黨星州移遵海山
會寧北青皆分配方共囚義禁府也。長天無雲，明月滿庭，列坐空庭，
酌酒永訣。淨有詩曰：重泉此夜長歸客，空留明月照人間。
縲咏曰：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又曰：明月長

天夜淨續曰：嚴冬惜別時，皆從容自得。相與曰：次野野則必
免矣。次野哭孝直祖亦哭曰：欲見吾君，吾君豈知如是終
夜哭。翌日聞處死之教，裕如也。禍作日，館學儒生十餘人會
光化門外，儒生申明仁，倡言曰：坊里耆徒皆能上章鳴冤，
諸生日出而會，日中不草，疏何也。遂秉筆起草，颯如風雨，
疏上為門者所拒，排闥闖入，或脫巾，或被髮，號哭拜徹。大
內令禁軍驅出生，負朴光佑被傷，流血滿面，挺身厲拜曰：
古者楊震被囚，太學生三千人守闕號哭，則固有之。今日
事千古所未聞也。疏頭李若水、尹彥直、朴世豪、金遂性、黃
季沃等五人下獄。諸生爭就獄，獄已盈，皆橐索繫頸，聚鍾
樓之下。第三日放其囚，答其疏。大憲柳雲即日拜命，徑趨
禁府，自門隙字呼光祖，執手痛哭曰：久謂事當爾，宣意至

此極耶。遂率三司伏閣。副學李思勻承召上來。路遇光祖。執手。語曰。子謂中庸尚未熟讀。况可做唐虞事業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灾及其身者也。子今年少。正好讀書。努力自愛。至京亦救光祖等與雲皆罷。特旨以金詮為右議政。申用漑。二十一日。頒

教。南哀製進與密啓。意同。洪景舟。家諱書。密。前。無。叩。首。趙。光。祖。等。請。削。請。國。功。臣。者。重。其。綱。常。也。先。除。無。叩。首。然。後。補。存。者。二。十。餘。人。名。以。擅。廢。燕。山。之。罪。則。卿。等。為。魚。肉。及。于。我。矣。走。肖。之。輩。好。似。莽。卓。得。一。目。之。人。心。為。百。僚。所。瞻。一。朝。有。宋。朝。黃。袍。加。身。之。吏。雖。欲。辭。之。其。可。已。乎。光。祖。初。請。賢。良。科。者。意。其。為。得。人。也。到。今。思。之。心。樹。羽。翼。思。欲。剪。除。卿。之。橋。金。明。胤。亦。在。焉。中。是。可。恨。也。予。之。心。腹。有。小。兒。輩。未。可。信。也。沈。貞。有。才。可。以。信。任。也。予。之。剪。除。之。意。勿。煩。他。人。以。問。南。哀。沈。貞。何。如。人。也。柳。庸。謹。韓。忠。朴。世。燾。經。尹。自。任。得。有。以。問。南。哀。沈。貞。何。如。人。也。柳。庸。謹。韓。忠。朴。世。燾。趙。日。人。君。也。徒。守。其。器。而。已。相。位。命。皆。出。於。此。輩。以。致。必。不。趙。日。人。君。也。徒。守。其。器。而。已。相。位。命。皆。出。於。此。輩。以。致。必。不。

生盡言不可。則予不能施為也。不知何以處之。近來食不知味。寢不寧席。瘦骨稜稜。予各為人君。宋不知也。昔庸謹傲視于我。必蓄無君之心。○十二月大匡李沆大諫李穎也。卿等先除後聞可也。

等發趙光祖加律之請以三十六人姓名別單書啓

生李耕金安國正國柳庸趙光祖李忠挺柳庸謹申光漢鄭順朋韓忠鄭庸崔山斗張玉李希閣李清梁彭孫具壽福鄭院李延慶李若水權應宗好禮金光復曹彦卿柳仁漢尹光吟權樞巴陵君瑛詩山正淑長城守仰崇善正醫人安鎧等且請罷賢良科上引見大臣六卿三司議鄭光弼力諫右相金銓亦謂根本已罪其餘不必歷歷治之恭贊李惟清曰雅正不可混處也上曰不可指以雅正骨從同治古之道也申錡曰上教如此社稷之福也是日聖諭溫醇漸向開悟不數日忽下嚴教殺光祖等一時士流無得免者執義權灌曰為科之日禮曹以為此等人心不入場至使書吏請入已極寒心試傷甚不公宜速罷趙琛

曰安塘三子在薦中而畧不避嫌塘可罪也。光弼曰薦試不公臣所未聞安塘則其子叅選之日以無頭行避諱矣。臣於此科初設時慮有後弊故謂不可也。及既取之多可用之人故謂不可罷。今既給牌除職安可罷也。不聽。黃季沃前為光祖弁上疏請斬光祖等八人。上曰朝廷若有公論儒生安得為此。翌日特遣領右相御筆除南家李惟清左右相召對五顯閣加罪諸人。光祖賜死。淨球湜絕島安。自任等四人流極邊。其餘勦罪有差。防里疏頭人皆決杖。薦私文科罷榜。武科仍存。○削成守琮科守琮字淑玉世純子守琛第風神秀邁品格甚俊有過人才氣平生厭塵腐不肖遵俗閑語為文尚新快。父沒兄弟居廬兩目幾喪。智慮絕人。料事規畫。咸出意表。趙光祖論當時士亦以

為首。己卯秋對策殿庭。南家金球。金湜。及光祖為試官。嘆非成。某不及此。哀欲沮不得。及是喉李沆開啓削科。宣廟朝因科復光祖等將決罪守琮與洪奉世解衣賂杖者得輕。光祖死。葬龍仁守琮奉世與李忠挺李延慶等會葬哭奠長慟而返。以母命強赴試。然竟不第。及歿貧不能喪。其友尚震鄭源洪奉世李涵鄭浦元。慨慎希復許淨安曇等各出財棺斂以葬。李月沙曰成節孝高風。至行迥出前修。金慕齋誌文盡之矣。今建德松祠於墓下。而不并配節孝。則誠為欠典。昔清江抵牛溪書曰。尊先府德業行義。學文與尊叔父真可魯衛。今當起院。並奉兩先生。則河南兩賢復有光於東國。望與栗谷相議云。此即先哲之定論也。人稱兄似鶴弟似鷹。

趙光祖字孝直號靜庵成化壬寅生少從先君魚川任所
就金宏弼學時謫熙川鷄鳴盥洗肅然危坐俯吟仰思庚午進
魁題述春賦送李存遊天磨聖居入道社靜坐存省兀若
沉塑惟二更後五更前為脫衣就寢時也諱浩然章一月
乃得通解與金湜卜居迷源為同老許所植檜猶存乙亥
薦孝廬為司紙嘆曰我不求祿而乃有是除寧由科亂以
通行道之梯是秋登謁聖第孔子過化存神策丁丑超拜副提學
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興至治反覆開陳感不世之
遇以致君經濟為已任流俗大臣不悅常曰做事不可卒
迫當以漸進每抑儕輩之喜事者獻納權碩以依違苟循
欲效之光祖自知必敗白上曰臣學術不足而爵位過高
欲得一閑僻邑讀書進學然後乃復立朝上不許眷戀遲

回而大禍忽作減死配綾城申錦柳雲相議曰孝直不知
而去不可不使知之以親信儒生追及於果川語之曰洪
景舟會議袞家先以讖書動上心潛因洪嬪入神武門侍
上楸子亭議畢出更由延秋門入閣外招大臣列書其名
如朝廷請罪者而罪之光祖聞之曰上心豈至此不以為
疑十二月二十日後命至沐浴更衣就庭下北面四拜請
都事問上體若何又曰主上賜臣死合有罪名都事以小
紙示之光祖曰臣曾在大夫之列死不可如是草草欲疏
進一言而不果都事有迫促之意光祖歛歎曰古之人
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異耶正席就座書所懷曰愛
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遂仰藥
未絕府卒欲就縊之乃曰聖上欲保微臣首領何敢如此

益飲毒酒血出七竅而終年三十八是日白虹統日竟天
仁宗復官朝廷嘗遣李之芳將襲野人上御宣政殿臨遣
宦者贈謚將相環侍光祖請對進曰此非王者御戎之道以堂堂大
朝為一么麼醜虜行盜賊之計辱國損威臣竊恥之即命
更議兵判柳晬年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彼虜之情臣實
備諸請聽臣言上猶却衆議罷遣至謫所乃撤牆北隅常
向北坐以紓愆闕之懷及歿第崇祖奔哭路傍一老嫗自
山谷哀哭而來問即君哭何事曰吾喪兄故哭耳嫗何以
哭也曰聞朝廷殺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李
退溪曰嗟呼神武之變首相牽裾少霽雷霆之威諸生之
守闕号哭爭囚禁府適足以益藉詭賊之口此蘓軾所以
吐舌於張方平救已之言也天分甚高絕出等夷齷齪而

鵠峙也玉潤而金精也又如猗蘭播分而皓月揚輝也嘗
於下輦臺御座先生以大憲從班因事挺身而出趨而過
前望其儀表百僚盡頌環橋門者莫不咨嗟嘆息語不容
口其為一世聳服如此李栗谷曰古之人必待學成乃求
行道行道之要莫先格君惜乎文正以賢哲之質經濟之
才學未大成遽陞當路不能格君之心非下不能止巨
室之謗忠懇方輸諛口已開身死國亂反使後人懲此不
敢有為豈天未欲斯道之行歟何其生此人而不使之成
就歟文正雖於進退之幾有所未瑩學者抵此知理學之
可宗王可貴霸可賤其有功於斯道不可泯也

金淨字元冲号冲庵
刑判謚文簡成化丙子生十四魁別試初試以年
幼不赴會圍入俗離山堯舜庵危坐窮晝夜為居敬主靜

之學默察此心於善惡公私之分立言行事必以聖賢為
準守淳昌時請復慎妃配合球驛赦後不次擢用夫人乃
鄭相光弼妻侄也光弼常憂之延入寢室從容語及君子
處事當存忠厚不可太剛乖忤物情淨應之曰吾不能為
此狡態光弼憮然南袞訪冲庵冲庵已往靜庵家因轉過
靜庵出待廳事冲庵在房內袞晤語良久曰聞冲庵來此
願與共語靜庵開閣呼出冲庵不知袞尚在即出曰南小
人去乎袞勃然而去知終不為士類所容乃為網打計謫
濟州慙道旁松下吟白松木而書曰欲庇災程喝死民遠
辭岩壑屈長身材斧日尋商火莫知公如政亦無人又海
風吹過悲舞遠山月高來瘦影踈賴有直根泉下到雪霜
標格未全除又枝條摧折葉鬢髮斤斧餘影欲卧沙塗絕

棟樑嗟已矣槎牙堪作海仙植士林傳誦李退溪曰先生
天分甚高立言制行動遵古訓篤信小學書尊尚近思錄
終日端坐門庭蕭然常懷勇退之志學問雖初陷於老莊
後來所見實高人一等其歸養辭職等跡出於至誠有此
見識而不得如其志終陷大禍豈不悲哉在島中吟一絕
蕭蕭山雨下茅庵秋老荒城曉色酣故國山川魂自往不
知身在海天南成牛溪曰冲庵平生清粹夜未嘗昏眊撒
曉一夜中畧就枕而已輒復省悟清坐待朝云聞之不覺
悚慕尹月汀曰已卯諸賢以為文則法漢書則法晉詩則
學唐人物則以宋諸儒為準如金元冲金大柔輩是已初
杖配錦山去報恩百里聞母病處告錦守鄭熊熊續相也
往面訣途聞禁即押移珍島與偕往配事嚴熊以逃歸捕

還為辭拿鞠裂衣三虱白其寃安且濟州翌年賜死聞命
呼酒快飲移書勉夫人善養老母戎子弟曰余平生處心
不愧幽獨今而得竒禍汝等毋以我自急也作絕命辭以
見志曰投絕國兮作孤魂乘雲氣兮歷帝閭從屈原兮高
逍遙長夜冥冥兮何時朝耿丹忠兮埋草萊堂堂壯志兮
中途摧嗚呼千秋萬世兮應我哀時年三十六

金絨

字大柔号自庵
生進俱魁副學

弘治戊申生甫六七作石榴詩曰如

何賈胡愚蒴腹箴明珠又作烏鵲橋詩語意驚人十六魁
漢城試二十俱魁生進金慕齋少赴生進會試俱居魁而
主司以一人不可為兩壯元進士則居二平生恨之及為
主試絨兩日俱居魁諸人難之慕齋奮然曰羲之筆退之
文何不可之有遂為兩壯元蓋文章竒杰筆法強健世謂

仁壽體以絨居仁壽坊故也嘗直玉堂月夜明師讀書中
廟步至呼戶別監持酒以從上曰月明如此聞讀書拜至
此何用君臣禮以朋友相待命歌之自製二曲上稱賞賜
貂裘遺老母以副學杖流開寧移南海十三年父母俱歿
後放還禮山朝夕哭墓淚著草木盡枯曰病卒年四十七
金湜字老泉大成母睦夫人曰汝既早孤要自樹立毋忝所生
遂慨然刻厲首倡性理之學以掌令魁賢良科超遷司成
大司成通讀日正笏坐明倫堂諸生以次難疑荅問承戎
膺服如客得歸來學者不憚遠或等室居旁冲庵眼空一
世而朝罷必手大學步就之禍作日與諸表從齋宿將行
外祖辰忌或問朝廷事愀然曰濫叨非分已陷禍機他日
會宿亦難必矣表弟睦世秤曰何不遠避曰既為觸蕃進

退惟谷祭畢金吾即領軍跟到矣遂就拿配善山聞加罪喂然歎曰燎原之火迫于四隣將燒燼客曰徒死何益當投隙觀勢湜曰凶謀有所不測則挺身赴難以報不世之遇素所願也遂與客縱飲大醉客與李信革謀使僮丐音山竊負而逃及曉醉醒已無奈何遂共向雲山李仲家筮之有山人毀事之繇李仲曰信本緇徒山人也不如先送乃期會茂朱兵希顏家信直抵京發告且曰湜使兩子欲除衣貞景舟遂物色跟捕到茂朱聞希顏已被拿欲向智異山到居昌高梯院不食已數日矣採薇欲治食使丐音山乞火村間遂自縊帛十月十六日也將自縊壁上曰日暮天含黑山空寺入雲君臣千載義何處有孤墳丐音山得衣帶中疏上之畧曰衣貞既構士禍多聚武士其志豈止於翦除士林而已臣故隱忍以俟之奸凶危逼君上則挺身赴難以報不世之遇云、身遣宣傳官檢驗放妻

子籍家產方其逋也抵三足堂金大柔家賤服拜門外大柔不納使蒼頭傳語曰子何為若是苟且累及於人耶南冥聞之曰天佑此事義則義矣無乃於情忍乎湜子德純勇力絕人衣貞甚畏之至於移家而宿購捕日急一夜還家廳事設灵筵燭影下見銘旌乃其妻喪也默默吞拜而去衣貞死後乃還終身不再娶李信樂安官奴辟役為僧長髮從湜等土室於墻底折節為學乃誣告湜受賞歸未久跡連強盜繫獄杖死

韓忠

字愷卿
号松齋

丙午生於清州鶴谷里幼時宿祖父智懷中

忽驚悟曰夢騎龍頭上天角觸膏痛而覺七祖指路旁堦使賦之曰長生樂閣行行客十二令老僕負入場考官憐愛呼曰賦詩以為神童携友上寺讀性理諸書端坐如泥

愬人兩膝皆穿自三月至翌年四月寢不解帶在燕帥買七絃琴七月而傳其音上使南哀病副介李耆之為調藥忠曰這漢必赤土類耆曰萬里同事豈可存畦畛乎默為忠清水使與冲庵遊玉溪臨月潭聞靜庵赴配單騎往迎于錦江和詩為別嘗過振威有儒服者袖出長書條列時政不答姓名長揖而去忠大感之還朝物色乃權鐸也曾為燕山張淑儀書題者也至是臺官李蘋啓拿流巨濟安獄起記中有黃瑞慶哀以忠字恕卿同音拿致上親鞫知其誣墜淚命保放家陰使守平拉殺之忠氣槩豪放志操剴方奔義如狂疾惡如讐卜居南山幽絕處與靜庵冲庵為長枕大被同寢處曰在朝則與諸賢戮力王事在野則與遺逸討論經史無非行道濟世之心天文地理律呂陰陽卜筮

無不通曉尤工觀德叢無不中輕財好施嫡庶兄弟甚衆所共衣食皆出夫人之手受暇還鄉令夫人搜出舊衣服纏襪補綴澣濯以遺窮族無衣者慕張公藝之義隘鶴谷卜居其南多植松栗名栗村李月沙狀之曰公嫉惡已甚或面斥其邪或擯不與言彼乃刻骨含憾必欲甘心而不少沮豈易所謂亢龍有悔而或欠於明哲之道卒之再中毒手得禍最酷痛哉白休庵疏曰朴世熹韓忠等亦當時士林領袖而材氣高邁剛銳過中自用直已遂區別舊臣激怒小人終成大禍

朴薰字馨之自幼莊重少言及長研窮性理旁通子史以持平登賢良科謫星州義州及還大夫人無恙速遭大故氣竭形枯而終

李耜字次野謚文敬號陰崖少隨父任三陟上中臺寺讀宋史慨然
自奮作萬言書欲自獻父止之嘗為上介南衣辛勤藥餌
厚待姬媵金安老時年少競事彈劾居散地者忍次于骨
耜與申錦趙光祖權撥欲調適兩間不至敗闕則一二公
執不可無如之何而北門風雨作焉退居陰城自號陰崖
左右晝書暇日引學者數人徘徊溪上疏泉引沼誅茅架
亭時得酒痛飲以洗瓦甕移卜忠州澗川之免溪名以夢
庵自号夢翁與李灘叟清風朗月一棹相就嘗訓人至陳
東等事泣下數行入則開篋論著出則封識甚固人莫知
其所為臨沒作夢庵觀文示子侄且曰喪祭一遵朱禮歛
用時服祭用家饌其學充養有道體用皆備不喜空言務
踏實地動靜語默隨事而中即事詩曰池平知守分水注

待盈科雲影本無跡天容長不頰酒醒神散朗詩就生婆
娑先是閑中景聊為滌百病丁外憂廬墓制畢將歸握奴
手曰留汝獨守義同兄弟烏邑不能已友婿金安老以左
議政將歷晤耜以槐花湯沃面擁衾坐而相接安老執手
垂涕而出謂人曰陰崖公已矣無足慮也君子之於小人
有時自晦以避禍亦一道也

申錦字大用吏判謚文節權掣外孫姿性端雅風神森朗望之如神
仙中人時羣賢蒞朝急於有為嫉惡太過有矯激之漸錦
憂之獨持大體委調適其間而北門之變遽作顧其平居
用心平恕與物無競故不及於禍然亦自此歛跡退處
蔡世英字英之號任真早遊庠序作有輒冠軍時稱賈傅
文章已卯之際士方操筆銜鬻而乃不樂矯激粥粥若無

能及禍作樹立毅然柳庸謹聞而壯之現柳堪閑起文相
語曰世無君子者唯老蔡一人而已晚來優遊百僚僕行道
上識者猶竊指之曰此上前奪筆公也黨禁解而一時正
士草薙無餘而屹然獨存為士林後周之望蒼顏黃髮輝
映搢紳入羞去一而考終于第李樛當路欲相引重義不
踵門

申潛字元亮從漢子能文善書畫人謂三絕風度雅量聞
望藉雙捷進士登薦科尋罷擢又失白牌詩曰紅牌已
收白牌失翰林進士摠虛名從此嵯峨山下老山人二字
孰能爭安獄刑流後牧尚州以治行第一加通政卒

金世弼字公碩使還以特進官講過勿憚改日頃日趙光
祖輩欲效唐虞新進之士欲一朝更革反貽今日之禍但

當警其過激乃加竄逐人人視此孰肯盡心國事伏願勿

憚勇改明日政府兩司請勅命削黜退居忠州卒

安珽字挺然登薦科以注書下獄即釋安獄訊流昆陽後

宰陽城善畫梅竹

李延慶字長吉世佐孫登薦科南哀錄上續罪人以延慶

為首徇筆抹去曰延慶予知其為人也遂放故里優遊山

水漁釣自娛資高學遂起居動作自中規度色和言溫臆

襟洒然其為學擺脫世陋玩心高明卓然自立於頽波中

為已卯完人

朴祥字昌世以應教出為潭陽疏請復慎妃已卯禍具疏

將上為親戚諫止方莅忠州一時士流無所依為經記

金墪洞世弼李陰崖耕李灘叟延慶俱往依之祥嘗來驪

江見金暮齋申企齋窮居見州牧李希輔乞米百斛以調
之還州船米饋之前輩之朋友蓋如是也雖當劇官夜亡
誦離騷一遍作近律一詩後就寢沈貞作道遠亭求詩
日半山排案俎秋空開樽孟貞拔去之

慶世仁

字心仲
号欽齋

中為科禍後不與人接聚書萬卷嘯咏其

仲兄世信發狂自殺欲因此陷之謫明川尋宥等室坡州
斗文里号斗文農隱嘗謂婿李湛曰後十五年時事不好
正君登朝之時其慎之至乙巳湛果以諫長被謫服其先
見

金大有

字天佑
三廷崖

駟孫侄登薦科已卯後屏居清道雲門山

中時或出權分與隣人而不食其肉嘗曰年過六十壽已
足矣捷司馬登薦科歷臺省佩縣符榮亦足矣朝夕不撤

酒肉食不可謂不足遂以三足名堂金湜抵門不納湜七
十三卒其友曹植誌之曰老夫保人蓋獨寡許以天下士
者公也甲視之則容容大雅討論經史之私儒也乙視之
則佻々長身射御不違之豪士也獨處書堂長歌慢舞而
家人莫規其意者樂於素性而咏歌舞蹈之時也委質林
泉於釣於獵而時人猶認為放者無問於遯世而沈冥韜
晦之事也自我同德者規之則辨局宏深勿々乎其仁也
言論激昂憫々乎其義也好善而獨善弘濟而自濟命耶
時耶箕帚之婦未足以文繡華袞談龍畫蛇者非吾之拙
耶又曰三足恢々有經濟之手平生無一點疵缺但生平
地上死乎地上人之駭動見聞或不浮於濯纓若準以近
日士論則乃任優於乃叔南真嘗與三足共宿中夜覺其

既日聞朝廷將以公為持平三足顯然起日此誰之言南
冥大笑三足顯然復卧日此客誑我南冥言渠有才氣常
思試用故吾以此試之果為官爵所動其薦目日氣宇超
凡識度明亮孝友才行鄉人嘆服

金安國

字國卿号慕齋文衡贊成

七歲讀小學問子騫章日我當以此

為法十五六便知學問向方進士魁生負第二日本使朔
中以讀易為題呼韵益火鑪以宣慰使應拜日大憂元不
和梅藍至妙難形筆舌火靜裡默規消長理月圓如鏡又
如鑪中擊節嘆賞按嶺南以小學為教已卯禍退居利
川扁齋日思遠日與諸生講論又卜驪州梨湖構亭名泛
槎堂日八怡菴輒作塘如斗注水放魚夜靜人絕魚躍有
舞謂門人日小大雖異自樂則同且靜中有動是吾所樂

者性情勤詳察不憚鄙事如盜獲麥禾不使一穗遺野一
粒遺場菴杵則碎米細糠并收藏以賑春飢日天之生物
莫非有用暴殄不祥也或譏之乃笑日聖人心細里人或
貧青太或摘園亦呈公公受之又書于冊日人以誠饋何
為却之不錄心忘何為棄人恩義成立田園積穀歛敬婦
妹之寡咸率養之內外家庙享祀皆周備書齋以延遊
學鄉飲鄉會無不進叅與姜壯元台壽約婚後聞姜男有
疾惡負約遂成禮嘗言書必萬讀文方入神嘗言於上日
我國取士講四書三經力不能給只剩口誦無該博精通
者臣規朱子論科私規矩每式年豫令試某經則私人皆
治其經極其精研既試中者則能精一經者也落者亦專
精一經者後試又令試某經則私人皆治其經及其試中

者精治二經者又後如是則儒者皆盡治五經中者亦皆
精研力亦有裕云今中原科舉專治一經亦倣此意式年
則粹難更改別試則可依此式使專治一經上深然之四
方游士入學死不得故葬者舊無送喪例世國在禮嘗建
請令漢城府及各道給車牛永為式初與金安老甚切每
規責之安老公知諒直亦不之怒及敗誅謂思齋曰吾兄
弟既共之交厚慎勿言其惡也每以食物饋其家人以為
難

金正國字國海慕齋第為海伯以誨善禁惡為二十條編
曰警民刊布村閭又為學令二十四條以勉學者一日終
明心齊邀齊邀心整坐整坐心讀書讀書心成誦成誦心
精思精思心明辨明辨心體已體已心篤行一日心發思

所之所之思省察省察思善惡善惡思揀擇揀擇思從善
從善思勉強勉強思固執固執思勿失已卯被駁退居高
陽芒洞扁亭思休自号八餘居士講學不輟抄性理大全
為節要四卷又為歷代承統圖附以東國撮醫書為村家
救急方又著撫言行于世五十七卒

朴英字子實号松崖居善山幼習弓馬志操異凡父壽宗異之

名而字之少卓犖不羈駿馬美衣過一洞口有美女袖招
下馬隨往僻處女忽潛然附耳曰規公風采非常人而由
我枉死賊使我為餌誘殺人分其衣馬英即拔劍割壁四
隅而坐夜半自樓上呼女下垂大索英即奮身躉壁負女
而出超越數牆絕裾而走晚來坐側風絕以宣傳南故宿
一院有綿布商來懇曰聞賊夜將劫掠幸活我日諾持論

坐門樓賊來圍院英使傳呼曰我乃善山朴內禁也以鳴
鏑射入叢立中賊驚散年二十四直禁中中夜不寐歎歔
流淚曰馳馬試劍一勇夫事耳人而不學何以為君子遂
決意棄故卜等洛江之濱扁曰松堂受大學於新堂沈潛
講究遂通大義訓後學以自得為先其所著述皆透悟之
語一日新堂訪于山寺私手指冷山曰彼山外何如松堂
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一耳新堂笑曰今乃知子讀書之
功也精於醫旁通問素難經善治四方風土奇病至今南
方之醫傳誦色相之變為同副承旨都承旨權撥以內局
提調讓英英亦固辭時議兩美之擢兵叅見幾謝故禍作
奪資為金海以邑民証訴被酷刑未幾卒

趙元紀

字理之
諡文節

九歲衆戲文語其婦曰男子生而願為賢

行父母之望今子如此何所賴也元紀竊聞之泣告以誓
不復為自此勒飭三命之擢皆以廉清嘉善資
憲崇政世未嘗有
也公退恒居小齋流閱書史日夕挾筇曳履俯瞰尺池對
菊數叢吟哦逍遙若將與造物友而其臆懷浩然也靜
庵兄子也拜名方盛公深為憂在慶源貽書警之曰美之
甥任洪彦稱
字子美故云投閑真男兒事叢惡之時豈可久處騎虎善
下自古為難雖敗亦榮况閑雅典簿之地乎直之諱被薦
真希世事誠可賀也喜與憂並為在人用在天夫人特盡
其在我者爾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夫既有警者則毀者又
從而擠之有譽則有毀古今通患也若危言狂驕敗身害
已之戒吾於直之不當警也凡人羣居天地中不可高飛
遠走則必須小同於俗庶免為衆所嫉昔杜祁公常戒門

人曰當韜晦斲方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而祇足取禍
今吾之識不及於杜汝之智也裕於杜之門人而世路之險
萬倍於前去秋四館之議亦其一驗今聞被薦而求免於
選用固知汝心慮不專業為貧而仕亦或有時以家貧親
老比於不能專業則有間矣况爵祿之辭比於蹈刃安知好
事者之不以此為矯情乎此吾所憂也然則此非喜而
可憂也昔馬伏波戎兄子嚴敦汝之所趣雖不類於嚴敦
而吾之欲使汝成家業全門戶之意未始不同於馬伏波
也故以是傲之云爾讀此書深有所感處衰世之道固當
如此與東漢鍾浩意相同然孝直方以聖賢事業自期豈
肯以成家保身為心况死生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乎卒使
其言有驗豈非天耶

崔壽城

字可真
号核亭

高節士也與趙光祖同遊寒暄門經明行

修且精數學宵中灑落韵度清越文章書畫音律亦俱絕
代蓋天才非學得也事親養志吸廬三年年十九隱入山
林別業在振威炭峴常蓄一核能傳書札吸井水滴於硯
颯指如人遂搆小亭号核亭山曰核山井曰核井有鋤川
在東時把一竿釣川上親知來訪則捲釣同啟穩話亭上
讀誦萬卷寄情五絃海東山水無處不到金老泉與孝直
元冲大柔輩會語核亭忽至立長不拜曰可飲我一盃酒
卽快飲浮白曰吾乘敗舟值惡風幾溺死心尚悸怖今飲
酒釋然也亦不辭往去孝直曰敗艫之喻指吾輩也一日
到湖堂冲庵開尊極歡請掃松竹晷卽醉卧揮筆冲庵卽
成篋子在湖堂直天下絕筆南衮以山水晷寄冲庵求詩

猿亭適到題曰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村幅巾三四人誰
是輞川主衣見而噓之叔父叅判世節家黨也猿亭寄書
勸令外補且為詩曰日暮滄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
泊風浪夜應多家貞治世獄嘆臺諫請並鞫供曰君子被
斥小人得志故勸叔父休官去也遂被刑是日白虹貫日
天震數百里晝晦咫尺不辨門人李井學

殯山

谷間俄假寐見靜庵冲庵松齋同生見二人欣然以詩贈
之猿亭詩曰玄堂誰相訪清猿獨可親自從簾谷後長憶
蓋殿人松齋詩曰寒風爭起壑落日暗啟林悵悵人間事
青山獨至今靜庵詩未詳蓋一夢也公無嗣有繼後孫居
墓下成聽松論已卯人才必以公為首曰若使此人得志
可以致君澤民而卒死於奸人之手痛哉

以簾
歛尸

趙昱字景陽
号龍門幼有異稟十餘歲從文士泛舟漢江作詩曰

青山面面立漢水悠悠下岷岷山水間誰是知音者受業
靜冲之門聞大學中庸之旨已卯春讀書靜庵龍仁別墅
夢見朱子感而作兩絕以門生繫獄以年最幼得脫作鳳
凰詞以悼之謂其兄晟号卷
心曰恭山頽矣吾將安仰兩賢
歿矣誰與講道等室朔寧舊業兄弟自為師友黨禁稍解
為職不就卜居龍門山中号洞曰趣村堂曰洗心明宗初
以德行被徵知長水縣卒於青坡里嘗過文憲書院題尋
院錄曰客路棲棲久未還天教者盡海西山不須姓字留
書院贏得狂名滿世間

嵩善正漾之深潛心正學為光祖畏友長於詩述璿璣之制
著於世以金湜子德純為婿已卯謫蔚山後宥叙五十七

卒內外諸孫八十餘人

詩山正正叔請放金淨朴祥華女樂等疏與嵩善長城江寧聯名極諫人比之漢劉向已卯削辛巳被刑

尹弼殷商禍作翌日除承旨啓曰今日之事不覺傷痛臣

昨夜四更至闕外時有持平欲入軍士粹出衣襟盡裂三司盡命適之故皆着笠環坐門外豈料有如此事乎人臣密啓非奸則佞國家元氣自此斷喪矣

李長坤字希幹學於寒暄狀貌魁偉才兼文武燕山朝以

校理謫巨濟迨至咸興北跡水尺家同類常笑其不事事有一人竒其狀貌勸其兄妻以女祗以懶婚常數月一至家一日天向曙隱家後竹林夫人以過期不至召巫卜之巫言影在庭中公聞之自後不敢再至家住一年人有言

新王卽位大赦開獄門歡舞屬路公聞而色變借衣冠往府中的知反正事以小紙送監司下人少頃官人四散尋問李校理公以布褐破笠躡蹻門隅而自應監司以下顛倒出迎握手相泣各贈衣冠容儀一新朝廷特授校理所在護送由是名動一國已卯以判義禁治獄獄類稍緩以推鞠不嚴罷寓昌寧而卒

李思勻字重卿號訥已卯以副學承召道過光祖見

李繼孟字希醇號星母蔡夫人方娠有夢鶴之異及生神

姿清曜不類凡兒幼孤母親授學戊寅有地震之變罷張順孫黜曹繼商公朝京還聞而嘆慨時事遂為時論所疑論適貳相請休故鄉靜庵被罪後復拜贊成倡言搆禍士林非國家之福欲求解不得憂薤而卒金清陰稱其屢經

變故堅持素節終不失令名豈非元祐完人也

柳雲

字從龍

軼蕩不拘小節十七司馬二十登第嘗為忠

清御史宿公州意止選進妙妓大卧以俟州官意御史禮別不敢進妓終宵焯焯詰朝將發題詩寢屏曰公山太守恻威稜御史風情識未曾空館無人消永夜南來行色淡於僧聞者大噱戊寅間書堂盛集靜庵與雲同宿夜半柳和宿醉裸起踐踏靜庵而出立檻頭而溺還亦如之靜庵曰從龍從龍此何狀歟柳曰此好矣不效君小學之道也靜庵無如之何然愛其風骨只効束斂而已及靜庵敗代為都憲陳啓力救竟被劾罷退居田里慨念時事縱飲病卒

安瓚醫貧也精於醫尤精於理隨証施藥谷之以理雖古

方所無因病起意治無不效有男子眈出兩眼忽交接作盲瓚解曰眼屬肝肺肝肺受病故也教服治肝之劑見效一女人陰門忽痛黃黑毛雜抽如水涌出瓚曰毛者血之餘血受病故然耳教之治血之方服之如常搢紳之士皆與交遊己卯以交結黨人屢被刑杖沉至延曙驛死時趙光佑以刑部有疑獄問于靜庵名士滿座安瓚後至聞之剖決如前名類所決靜庵曰若使瓚坐秋曹當無滯獄蓋惜瓚之才而譏趙之不斷非欲以庶孽為郎官耳

朴世私大醫也有志槩竭誠事孝直家有疾故雖深夜必往極力救之其家行廊草覆將腐亦出己力蓋以凡見惡奸凶終至籍沒

奉天祥薦授禧陵即祭享栢子舊皆盡決天祥始用鐵針

歷破至今遵用已卯坐罷安獄被殺

金子貴私賤也雖無學孝親樂善為趙文正心喪三年素
功於安相家至是全家徙理山拔涉險阻常飲泣不食妻
子爭罵曰流雉至此有何恩德荅曰如我賤人何處不得
生彼枉死家無所依賴亂零何所言念及此何忍飲食或
受暇上京先訪安子抱持飲泣安相忌日設奠靜處放聲
痛哭後蒙放還

弘文館奴鶴年宗室賤產解學文交文士安獄被殺康翎
縣民三人鋤木一人曰旱氣如此今年年心不稔聞趙宰
相極清簡百僚警畏鄉里無叫号之吏今終被誅而死天
灾恐由於此其一人上京告之拿鞠被極刑告者賞布

十六年因宋祀連告變前左議政安塘賜死塘

片彦室初
謚貞愍

巳辛

為翰林年少貌弱而氣度夙成成廟嘆賞祿兒長者悔忠
清有詩曰攬雲澄清吾豈敢只將忠義不謀身風采所臨
州縣肅然及為吏判所甄拔皆一時士流時秋卿闕有薦
沈貞者塘曰花川君足矣貞甚恨之已卯為右相與鄭光
禹極力伸救僅得分配而塘亦落職塘子處謙痛奸凶欺
蔽與詩山正正淑權碩等語除去衣貞輩則可以扶國勢
保士林其第處誠言于塘塘驚駭仆地欲擬上聞恐因此
惹禍士林乃率故陰城宋祀連者安婢甘丁之子甘丁母
重今為塘父敦厚婢妾甘丁乃其家畜前所生性狡黠十
四五為不道言敦厚怒其雉聞之漸大杖足掌折傷數指
而祀連於塘三寸侄故家人親愛出入信幸至是聞此言
欲乘機肆毒與庶孽鄭錦等持塘妻表吊客錄及後軍簿

壬

告以謀害大臣袁貞等欲藉為口實加罪已卯人勒取供
拓鍛鍊成獄丙子並極刑所引名流並徙極邊金淨竒遵
並擬亡命律賜死塘黨連坐死鄭光弼金銓以為塘寧子
下鄉陰折其謀罪應未減云而竟不能放行路莫不掩涕
死時年六十一李粟谷銘之日猗與中祖勞籲若時俊入
暈征布列明廷惟時我公為國之楨主張清議宗匠儒林
孰謂狐貳潛抱禍心一夜匿作百恠竟侵舟覆半途驥斃
中路五精收彩三辰入霧天固有定太陽本明神寃錫恩
昭我令名塘好食鯿禍前有小鯿如錢葉燕廳庭畔散行
無數不能盡拾投瓮中投之江終歲周父子俱被害禍生
非由鯿而亦是鯿妖也詳見六月端宗妃宋氏昇遐
十七年十月行王世子冠禮

癸

十八年前判書任由謙卒由謙字叔謙天性謹慎耽嗜書
籍與金忠貞詮鄭安陰汝昌講廟道義之學見忤嚴朝以
沈滯免禍晚厭世紛搆堂家園客至或設棊或投壺與老
宰相依七老會好事者高繪以傳夜誦庸學到老不怠每
以盛論為恨諸子得一官增一級輒不悅曰無已過乎諸
子亦承厥志未嘗小以名位加人疾革戒諸子謹慎立朝
至諸婦諸侄各皆與訣其精爽不昧如此年七十二子樞
與弟權繼登高第王立朝端風采清俊斥安老幾陷罪官
判書謚貞憲虎臣樞子有儒子氣像樞以冬至使如京虎
臣為書狀官時以鳳將雛化之判書謚貞簡
十九年吏判金安老有罪竄安老子禧尚仁宗妹封延城
尉安老性狡黠濟以文墨自在小人目為愉人連姻官禁

甲

告以謀害大臣袁貞等欲藉為口實加罪已卯人勒取供
招鍛鍊成獄丙子並極刑所引名流並徙極邊金淨竒遵
並擬亡命律賜死塘黨連坐死鄭光弼金銓以為塘寧子
下鄉陰折其謀罪應未減云而竟不能放行路莫不掩涕
死時年六十一李粟谷銘之曰猗與中祖勞籲若時俊又
暈征布列明廷惟時我公為國之禎主張清議宗匠儒林
孰謂狐貳潛抱禍心一夜匿作百恠竟侵舟覆半途驥斃
中路五精收彩三辰入霧天固有定太陽本明神寃錫息
昭我令名塘好食蟹禍前有小蟹如錢葉燕廳庭畔散行
無數不能盡拾投瓮中投之江終歲周父子俱被害禍生

午十七年十月行王世子冠禮

癸

十八年前判書任由謙卒田謙字叔謙天性謹慎耽嗜書
籍與金忠貞詮鄭安陰汝昌講廟道義之學見忤嚴朝以
沈滯免禍晚厭世紛搆堂家園客至或設棊或投壺與老
宰相作七老會好事者高繪以傳夜誦庸學到老不怠每
以盛論為恨諸子得一官增一級輒不悅曰無已過乎諸
子亦承厥志未嘗小以名位加人疾革戒諸子謹慎立朝
至諸婦諸侄各皆與訣其精爽不昧如此年七十二子樞
與弟權繼登高第五立朝端風采清俊斥安老幾陷罪官
判書謚貞憲虎臣樞子有儒子氣像樞以冬至使如京虎
臣為書狀官時以鳳符雜此之判書謚貞簡

甲

十九年吏判金安老有罪竄安老子禧尚仁宗妹封延城
尉安老性狡黠濟以文墨自在小人目為愉人連姻官禁

以字考

百乙

聯躋天官專權自恣政府六曹私効竄之
二十年司成李純製進目輪純得革象新書於中國有規
天之器名曰目輪按書製進制極精巧命瓦規象監○以
許磁為吏曹判書磁字磁左相琛子生于晉州別墅有異
僧來過曰此家女生奇男子為世名相翌日果生形貌奇
異及長寡言慎重識量弘遠及正後以持平論功臣濫授
朴元宗出入忿憤磁曰古有跋扈臣正謂此也上慰之曰
持平之見過矣政承出入衣服有舞故耳遂駁奪李燭尹
璋曹縉殷功券及拜是職朝野相賀啓為五人擬望之制
泮儒之年高行備者量才注擬遂為成規常語子笈曰家
世詩書冠冕相接吾又不才位望已極雖以汝輩不好學
為戒以理推之豈望復顯只當讀書知過以免於世耳以

戊丙

元帥卒于平壤

二十一年甄城君惇賜死于杆城謫所○金安老量移豐
德以公○永興府使徐厚進將訓元龜厚嘗以直提學製
進克敵弓鞭條箭霹靂砒及百二十斤弩制甲申下內藏
功守高術曰此書名物多難曉其召徐厚問之厚言此守
城戎器之制唐宋以前無此書序有中統年号也是元世
祖時所撰因逐條指陳至是哀進兵制名軍門要覽又輯
古將師可法可戒者數十卷名將訓元龜上疏從進
亥丁
二十二年南家死哀字士華少以文名息於進取誣告朴
耕由是不容於清議竟與沈貞構已卯之禍自知得罪萬
世恐其文出而重為人僇辱悉取私蒿焚之哀為柳子先
傳甚有巧思於士禍一節撰寫如畫有人題詩曰畢竟肝

配 驟躋天官專權自恣政府六曹私効竄之

二十年司成李純製進目輪純得革象新書於中國有規天之器名曰目輪按書製進制極精巧命瓦規象監○以許磁為吏曹判書磁字磁左相琛子生于晉州別墅有異僧來過曰此家必生奇男子為世名相翌日果生形貌奇異及長寡言慎重識量弘遠反正後以持平論功臣濫授朴元宗出入忿憤磁曰古有跋扈臣正謂此也上慰之曰持平之見過矣政承出入衣服有舞故耳遂敗奪李燭尹璋曹繼殷功券及拜是職朝野相賀啓為五人擬望之制泮儒之年高行備者量才注擬遂為成規常語子第曰家世詩書冠冕相接吾又不才位望已極雖以汝輩不好學為戒以理推之豈望復顯只當讀書知過以免於世耳以

元帥卒于平壤

戊丙

二十一年甄城君惇賜死于杆城謫所○金安老量移豐德以公○永興府使徐厚進將訓元龜厚嘗以直提學製進克敵弓鞭條箭霹靂砒及百二十斤弩制甲申下內藏功守高術曰此書名物多難曉其石徐厚問之厚言此守城戎器之制唐宋以前無此書序有中統年号也元世祖時所撰因逐條指陳至是哀進兵制名軍門要覽又輯古將師可法可戒者數十卷名將訓元龜上疏從進

亥丁

二十二年南哀死哀字士華少以文名息於進取誣告朴耕由是不容於清議竟與沈貞構已卯之禍自知得罪萬世恐其文出而重為人僇辱悉取私蒿焚之哀為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士禍一節撰寫如畫有人題詩曰畢竟肝

膳雖得似不知身作傳中人北門廢後年少不逞之徒以清君側為名相繼而起哀內懷危懼每夜微服潛行輪徙他家如是者歲餘礪城尉宋寅曰外王父之文不甚好何以得名當世

竇

二十五年司諫朴紹左遷司成以李彥迪為司諫金安老久在屏黜陰昌復入畿伯閔壽于說以調停已卯人之說交歡而沈彥慶蓋而沈欲引用已卯人而顯無其援安老遂傾身納欵倡言東宮羽翼黨籍禁解在安老一起私朝靡然信之紹獨燭其奸欲論之許沆與安老合謀擠紹彥迪代之又力言不可又左遷司藝彥光問何以知安老小人曰其尹東京時熟視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彼一秉國誰能禦之且東宮一國臣民所仰戴何待安老安耶兩沈

怒而去翌年安老得志先逐朴紹彥迪任權蓋憚其骨鯁也○竄沈貞于江西成世昌于平海安老托輔東官而陰擠沈貞副學成世昌論安老不可用安老嗾大憲金謹思及誣世昌以黨附沈貞搆誣士林命並鞠沆安老仗法後世昌乃召還

辰士

二十七年賜朴嬭福成君嶠及沈貞死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吮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語捕可疑人鞠之指而朴嬭所為時朴嬭已廢為庶人與福成君俱謫尚州乃賜朴嬭及嶠死兩翁主廢為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沈貞以交結朴嬭賜死連累被罪者甚衆鄭光弼謂涉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欲援之不得安老主張鍛鍊因以擠陷其平日有隙之人翌年又於臺廳懸

假像書凶悖之言掌令蔡無擇安老等見之啓以洪礪餘
黨所為大慝沈彥光大諫尚震為以此也朴氏及西翁主
家人欲混淆而疑前獄也請鞫而主家奴僕上召三公兩
司禁堂曰今見牌書字畫全似前牌前者洪家自服我書
而死則豈死者更來而書之乎此與匿名書無異前則為
於東宮故推之今予音燒破則朝廷自靖也光弼曰大獄
不可數興燒破之教至當安老無擇等堅執以為字體不
同上乃只令懸賞購捕仁慶妻使隨往夫所洪礪妻門外
居住副學權輒上劄劾光弼後韓山郡守李若水疏言
昭罪狀未明上頗有追悔意
兩司論若米疏
凶悖請鞫伺 貞深憾安塘之不擬刑判戍宣地震趙光
祖曰今日沈貞心判秋膏果為之為慶護劾遞以此尤啣
之遂與衮等作禍士林後為刑判凡獄囚不究曲直推務

剖決啓以囹圄空虛其罔上多類此至是罪死兩子皆不
得其死衮無後景舟婚鳳城被禍天之報施昭昭矣野言
別集曰沈貞皆以為安老殺之一時之由安老被罪者固多
矣獨於貞也中廟止殺之又杖殺其子則豈安老之所獨
為哉先是國舅尹汝弼泣謂貞曰東宮灼鼠之慘變矣貞
遂以其說白上朴氏之禍始此世徒知朴氏之禍由於安
老殊不知貞之實倡之此中廟常蓄殺貞之心特因其
機而殺之耳○時有謗書粘鐘樓柱斥安老無擇許沆等
罪惡其書蔡許在字擇字用御諱
沆字作抗字皆無君之心也 時沈貞死未久議者指
思順所為下詔獄搜其家書籍以憑筆跡其冊面有登南山
放蕪詩曰一犁雷雨掀天地香滿長安八萬家上覽而惡
之刑死獄中

甲

二十九年司諫朴紹卒紹字彥胃真率無偽表裡如一自
少有求道之志携近思錄性理大全入伽伽山沈潛玩繹
不出山七八年從松堂學松堂曰子我師非我友也已卯
名入賢良薦而往赴鄉試占魁識者偉之薦拔李彥迪力
過金安老被拑故陝川絕意世事專精讀書至是卒有五
男一為國舅二長栢府內外諸孫百餘人門閭之盛古未
有也常有詩曰無心每到多忘了着意還應不自然緊慢
合宜功女至寔能除得妄中緣可知其深於學問南故吟
曰名利前頭路幾千却來江上有漁船一心似水杖吾內
萬事如雲只付天恬於榮利素位無怨亦可想也

乙

三十年吏曹佐郎洪暹杖流興陽許沆為安老子祺首詮
郎暹不從沆構暹成獄鞠殿庭受刑杖流昇至錦江卧舟

丙

中奄奄時林亨秀將赴會試同行十餘人相遇中流見其
衣血糝糊問之舟中人曰洪吏部也仍具述來由亨秀大
嘆咄咄立船頭呼諸人曰斯人也有斯行此豈君子赴乳
時耶吾自此回矣同行應舞一時回船暹於呻痛中問船
頭為誰荅曰羅州進士林亨秀也多士中最少年相與堂
堂意氣揚揚暹聞其舞不覺心神灑然其後忠清京試官
出詩題曰將渡錦江聞洪吏部南窺迴舟

三十二年遷禧陵

自廣州移高陽

先是安老在謫先病屢寢其放

及名還又復裁抑安老托內旨欲割壺串牧場為田光弼
執不許曰待老夫死後取之安老百計中傷乃以光弼曾
為摠護使奉安先后於不吉地請置重典減死沉金海
而遷陵竟受牧場安老死後還收。金安老有眾賜死安

老初以調停已卯倡說而後得志金絀朴薰生存蒙放則
喉金謹思折其已發之公論廢錮有甚於前屢興大獄王
室至親公卿大夫相繼誅竄。一日上謂尹任曰卿欲廢中
宮然乎對曰此金安老之計也安老不去則禍不止尹安
仁即文定從父也密言於妃曰安老謀不利於妃妃大惧
俟上至而泣上怪問之對曰久侍左右今當見廢故悲耳
曰以安老謀告上震怒即欲誅之畏其權重以密旨付安
仁圖之安仁訪大憲梁淵淵引入內見密旨即與同僚一
會中學淵曰有大事可論容吾具草小俟之俄政事命下
淵起如廁故遲遲吏告承旨某除右尹又曰執義除承旨
云矣皆如安仁言於是淵意大安即出囊中舊草曰老夫
有所受勿疑也先是上寵待安老家有小集必宣醞是日醞

子提賓大會日既晚內醞不宣安老心恠之淵與大諫黃
憲合啓一啓即允命宣傳官發軍圍第押送配所會賓蒼
黃或有踰墻而走者安老就捕令子徃曰過今日人誰婚
我安老當時位極權盛生人殺人不出於君父而出其手
聽指喉為鷹犬者蔡無擇許沆洪麟也引進其黨布滿朝
著者黃士祐也士祐為吏判倚安老之勢受賂賣爵家前別起馬廐
昏啓廐門而朝點之馬之懸柱題名者日不下五六云請
斬三亮疑措紳疏而失其名曰謹按金安老性本奸邪陰狡貪濁
亮毒狀如狐鼠心同鬼蜮濟以文墨緣歸奸術其在少時
朱溪君深源見其文知其為小人其妻姪李籽亦嘗指為寒浞至於
上國使一見其面輒化妖草然則安老之奸不知者獨殿
下耳曩在豐德有一文士指喉機會欺罔朝廷援結宮闈

腐肉初生折翼漸張反生異計遂露真態鄉曲之謁族屬
之趨倡為士林濟私之詎害功之說指為公論愚弄君父
有同兒戲把玩朝廷無異傀儡威福大權盡歸掌握勢焰
薰天反有重於殿下。一國之人惟知有安老不知有殿下
新構大家客廳之制倂擬正殿嘗著小錄列在議中至書
殿下得國之謠而緤其下曰吾相貴不可言言之至此可
為寒心不斬安老無以示王法也安老之所以至此實由
於腹心爪牙許沆沆蒸婦翁有子之妾至出機息蔡無擇其人也伏願廓
揮乾斷將安老沆無擇之首竿之大街以破羣奸之膽以
快生靈之憤云於是三虎并賜死安老少時推命於中國
卜者曰極貴極富但死於葛至振威葛沆死其言果驗云
陳壯元字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安老意以誹謗論死李

煥胤即字同年友也呼於太學曰今日陳壯元死我同年
孰能從我餓之皆不應煥胤獨指酒壺飲字于市慟哭而
訣大臣以安老伏誅宗社幾危而復安請告廟陳賀梁淵
等加資

戊

三十三年上忽降內禪之命尋還叔尹任世子內舅以武
進為贊成尹元衡王化之弟陰毒嗜利見棄清議詮即中
書皆見阻礙由是忿嫉士林一時躁進之輩各有所主互
相誑排以尹任為大尹元衡兄弟為小尹蜚語漸騰及是
內禪之命忽下中外莫測鄭光弼尹殷輔等率百官廷爭
世子涕泣固辭而止蓋內間事不可知而時以世子聖德
至孝故保全云或云中夜忽有此教世子既足○慶士柳
藕卒藕字養清學於金宏弼礪力勤苦玩心性命之學蹈

實地而避虛名。人無知者俯仰。今古嘯咏。乾坤脩然自樂。嘗曰：四夷之名，各以稟質別其号。南蠻以虫，北狄以犬，西戎以戈，東夷以人。東夷之異乎三裔者此也。然加以一弓，故善弓而懶文。又曰：己卯之士，已功未盡，經欲治人，賢良科尤為苟。且有問金東峯大賢否，曰：大賢則箠食陋巷，樂而忘憂。東峯豪邁快活，則有之，恐未及此地位。平生樂道人之善，而惡言未嘗出諸口。淨掃端坐，惟以訓誨後輩為務。天文卜筮律曆等數，書畫各極其妙。燕山甲子，招詣政院，問所學，使之退去。六十五卒。常語大學曰：此書入德之門，規模如屋之間架，自餘六經，語孟中庸，加以窓壁門楣，填飾焉耳。縱讀他經，倘至一部，時常閱之可也。○十二月，領中樞府事鄭光弼卒。光弼，字士勳，諡文翼。蘭宗子，初隸

配中宗廟庭

蘭宗子初隸

成均兼司錄而不備小官，供職彌勤。李相克均，摠裁成廟實錄，擢直都廳。夏考居中，局條皆意，其不仕。李相曰：鄭之弘量，必不屑矣。俄果至，其為名公所推重如此。以副學諫燕山禽荒，謫牙山，擁篲守官門。丙寅秋，將置極典，隨押官就道。道聞改玉，愀然曰：此為宗社大計，但未聞舊君死生，仍却肉不食，以成希顏。薦入相。時因災異，延訪韓允亨，進曰：如彼鄙夫，居首相之位，災變固有所由。及退，右相申用漑，作色曰：新進之士，面不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光弼揮手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思，敢發此言於吾無損。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可抑也。用漑乃服章敬之冕，朴淑儀欲援章敬例，自陞中官。光弼獨奮然，以范祖禹擇妃事進。朴意遂沮。癸巳，間原廟失神板一位，众議以典僕謀陷廟官所為，爭

欲考訊光弼啓緩之後偶得賊自言偷原庙位板巖某山巖下果如光弼所料已卯之禍光弼去位而光祖等死灼鼠之楹忤金安老而遂流金海矣七十七卒長身美髯神清而骨秀沈厚寡言笑局量恢恢光明正大充之以學力忠君愛國之誠老而采芻以身繫國家安危輕重者殆三十年其在金海李荇亦謫閩西安老貽書兩人曰規朝廷意必不相貸莫如早自決荇即放飲成疾卒光弼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加以誅殛則當伏國法况死生有命彼焉能殺我哉居六朔三凶敗即賜環都人以手加額嗟其復入相

起

三十四年改揭迎恩門額慕華館舊立兩柱紅木門謂之迎詔門金安老改作一間門蓋以青瓦題曰迎詔之門天

使薛廷龍見之曰所迎有詔有勅有賞賜而名以迎詔似

偏遂駕迎恩門三字使揭之○右議政金克成卒克成

諡忠貞神資豐秀氣宇寬弘經濟籌畧早有廊廟之望

西急虜則西南急倭則南典禮非克成不可則屢判禮部

迭居兩銓進拜右揆勳封光山○慶尚都事丁煥卒煥舍

人煥兄孝友正直講究聖學餘事文章事母作嬰兒索乳

狀道觸臺諫即罵曰爾輩不劾大臣欲治犯馬客耶由是

忤安老蹉跎以沒立祀寧川

三十六年右叅贊宋欽乞骸散鄉上召見賜酒時年八十

三全羅監司宋構壽為立耆英亭於其鄉以榮之○以周

世鵬為豐基郡守世鵬就文成公安裕舊居建白雲洞書

院以祀裕左右有序為儒生棲息之所始開基掘地得銅

丑辛

器三百餘斤買書以歲之勸課不怠士多興起東方書院
始此

卯癸

三十八年頒大典後續錄○東宮災時中夜火起闕內驚
惑世子整冠服坐椅上左右請出不從火勢漸熾而終不
動上聞之跣足奔追呼世子小字億而來世子聞玉音始
降椅而出倉卒之際宮侍皆散而貴人鄭氏鄭徽奔入世
子房內抱所御書籍衣櫥而出奉扶世子問安于大殿上
大加祿賞時指為人火人言藉藉目以元衡大諫李霖上
劄曰契既之漸已至騰陵忌剋之謀終成厲階辭語大露
識者憂之是年闕內有妖一夜鄭貴人侍世子燕坐忽有
黑氣過軒陛間舞如雷霆宮人俯伏息氣世子欲閉窓無
人可召貴人獨不動徐起扃之世子益敬重焉

辰甲

三十九年上召左相洪彥弼等曰兩尹自相朋黨一為世
子一為大君甚不可也遂奪任告身罷元衡職
○十月賜書造官宴于明政殿庭時世子已畢講綱目上
教曰世子學問高明通鑑百五十餘卷今已畢講是予十
年所講予欲傳位退閑養病曰賜書造官宴珍饈交錯歛
鼓喧轟三殿御後苑臨觀時稱太平盛事○夏暴雨雷震
侍講院書樓西柱○副修撰金獬厚上劄陳修省之道畧
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為本蓋必親賢
才可以專輔翼而攝教化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厚風
俗且如向來已卯之禍士林無不愆其冤枉而至今不能
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殿下一念之疑下以灑諸臣
九原之忠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論者又輒斥以小

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殿下虛心靜慮。反躬而察之。隨事而驗之。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操存。深惟致災之源。痛自刻責。惟日惕慮。格其動天之誠。盡其接物之心。要使本源澄清。表裡皆實。無一毫私偽以雜之。則邪正有所定。是非不難卞。可以起已渝之士。習整已解之紀綱。教化之凌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虞矣。○十一月十五日。上昇遐。上疾大漸。左議政洪彥弼等請進候。上戴翼善冠。加朝服。擁衾而坐。世子伏於側。上命引燭把筆。臨小紙欲書。不能成。因縷縷言禪位世子之意。左右莫不掩泣。翌日昇遐。于歡慶殿小寢。王世子卽位。○上廟号曰中宗。傳曰。父王當慶朝危亂之時。撥亂反正。使宗社再安。有中興之功。欲稱祖何如。回啓曰。昔宋高宗議廟号時。或欲稱祖。允康以

為漢光武。以長沙靖王之後。入繼大統。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子。直繼欽宗。不當稱祖。我朝世祖之稱。祖以中興。而以弟繼兄。故也。大行王雖中興。直繼成廟之統。稱祖未穩。命更議。大臣以議謚大事。朝廷議定。不可更議。

朝野會通卷之十一

